

第三章 《詩經》專有名稱人物形象—以「彼其之子」、「君子」為例

第一節 彼其之子

《詩經》中出現「彼其之子」的詩篇計有：〈王風·揚之水〉、〈鄭風·羔裘〉、〈魏風·汾沮洳〉、〈唐風·椒聊〉、〈曹風·候人〉等五篇，出現的次數，凡十四次。【參見附表一】。《毛傳》對於「彼其之子」沒有解釋，鄭玄說：「之子，是子也。……，『其』或作『記』，或作『己』，讀聲相似。」¹季旭昇則將後世對於「彼其之子」中「其」字的說法，綜合歸納分為三類：一是語詞，舉了孔穎達、馬瑞辰、王引之三人的看法；其二是指稱詞，引了裴學海《古書虛字集釋》的說法；其三則是姓氏。²有關「其」字是姓氏的觀點，則有林慶彰提出「彼其之子」的「其」，是姬姓的「姬」³；而余培林則認為「彼其之子」的「其」，是姜姓支出的「己氏」。⁴至於季旭昇則據周代的習慣，男子稱氏，以表明政治所歸屬；女子稱姓，以表明血緣所歸屬，並引《左傳》為證，而認為「其」字以作「氏」稱為宜。另引古文字的資料而判定：□、其、己、紀是同一國家，所以，季氏提出了「彼其之子」當釋為「那個□（其、紀、己）氏之子」的說法。⁵

三說中，前二者的缺點，林、余二人已分析得很清楚，所以，龍宇純則針對余、季二人說法之缺失，提出幾點看法，首先，他說：「所謂男子稱氏不稱姓，當於作為私名時言之，若詩人對某人的泛指，自又別論；不然等於說周人不可以說他姓姬，恐怕沒有這個道理。」⁶又「如女子稱姓不稱氏，而余文所舉《左傳》卻有『從己氏』的說法。可見此一論點，並不生效力。」⁷其二：「銅器銘文中□

¹鄭玄：《毛詩鄭箋》，頁 32。

²季旭昇：《詩經古義新證》，（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5 年 3 月），頁 189-196。

³林慶彰：〈釋詩彼其之子〉，《詩經研究論集》（二），（台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87 年 9 月），頁 389-393。

⁴余培林：〈詩經成語試釋〉，《慶祝莆田黃天成先生七秩誕辰論文集》，（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91 年 6 月），頁 28。

⁵季旭昇：《詩經古義新證》，頁 194-212。

⁶龍宇純：《絲竹軒詩說》，頁 198。

⁷龍宇純：《絲竹軒詩說》，頁 198-199。

國的□可以作其，也可以作己，與《詩經》『彼其之子』的『其』看不出有何必然的關係，無論□國與周室的關係如何友善，也無論銅器出土分布情況與王、鄭五國地域如何一致，恐都不能構成必須讀為□的『絕對因』。⁸其三：「余、季二文，以『其』為己氏，既有異文作『己』的直接證據，……，然而經傳異文也有作『記』字的，為銅器銘文所不見，所顯示的真相，恐仍屬書字重音的習慣，未必即以□、其、己為『本字』；『本字』理亦不應有三種不同，並作記與紀者計之，竟至多達五種。另一方面，恆見於銅器銘文所謂『本字』的『□』，於經傳異文則不一見；而所謂□、其、己即《春秋》、三《傳》中的紀國，此一紀字亦不一見於『彼其之子』的經傳異文。這些現象都表示，從異文談『其』字的取義，對於己氏的說法，不必都是正數。」⁹

至於林慶彰以彼其之子諸句，出現於王、鄭、魏、唐、曹諸風。諸國皆姓姬。其他各國皆無彼其之子的句子，證明彼其之子的其，應該是姬姓的姬的說法，龍宇純則以其縝密的邏輯推理，提出了他的看法：「出現『彼其之子』的詩句都屬姬姓國，無疑為林文讀其為姬的有利條件。但『彼留之子』與〈揚之水〉『彼其之子』同見於〈王風〉，『留』則明非此一地區的『國』姓；而不屬於姬姓的國家，若齊、秦、陳、檜，又不見有同其國姓的『彼某之子』的句子，可見林主讀為姬，並不具充分條件，初不過可作如是觀而已。然而，『彼其之子』只出現於姬姓的國風，非姬姓國風則絕不見『彼其之子』的語句；也就是說，林的主張並沒有反證，所以仍屬有效。」¹⁰除此之外，龍宇純還根據文字學的觀念說明：「『其』本是箕字，聲韻調三者與姬字全同，說以為假借，稀鬆尋常便可以交代。或者有人會懷疑，『彼其之子』既是『彼姬之子』，何以姬字都要用假字，經傳中一個姬字的異文都沒有？關於這一點，我有另外的想法，這實在不是一般的『假借』，而是詩人故意的選用同音字，因為照〈詩序〉的說法，這五首詩都是用來諷刺政情的。……，諷刺人挖苦人，總以不著痕跡為好；在君擅重權的古代，恐怕尤其有

⁸龍宇純：《絲竹軒詩說》，頁 199。

⁹龍宇純：《絲竹軒詩說》，頁 199-200。

¹⁰龍宇純：《絲竹軒詩說》，頁 199。

此需要。……，於是利用諧音之法，以逃刑誅，一人創意，而眾人倣之。凡刺詩的姬字都爲『其』，其緣故大概就在『其』字通常用爲語辭，容易推得乾淨。」¹¹

是以，本研究即採「彼其之子」即是「彼姬之子」的說法，以觀〈王風·揚之水〉、〈鄭風·羔裘〉、〈魏風·汾沮洳〉、〈唐風·椒聊〉、〈曹風·候人〉這五篇，所呈現的「彼其之子」各是何種形象。

一、〈王風·揚之水〉

揚之水，不流束薪。彼其之子，不與我戍申。懷哉懷哉！曷月予還歸哉？

（一章）

揚之水，不流束楚。彼其之子，不與我戍甫。懷哉懷哉！曷月予還歸哉？

（二章）

揚之水，不流束蒲。彼其之子，不與我戍許。懷哉懷哉！曷月予還歸哉？

（三章）

《詩序》：「〈揚之水〉刺平王也，不撫其民，而遠屯戍于母家，周人怨思焉。」

¹²《毛傳》：「平王母家申國，在陳鄭之南，迫近疆楚，王室微弱，而數見侵伐，王是以戍之。」¹³方玉潤更進一步闡述：「夫周轍既東，楚實強盛，京洛形勢，左據成臯，右控崤函，背枕黃河，面俯嵩高，則申、甫、許，實爲南服屏蔽，而三國又非楚敵，不得不戍重兵，以相保守，然後東都可以立國。觀於三國吳魏相持，兩家重鎮，必屯襄樊，則往事可知，平王此時不申、甫、許之是戍，而何戍耶？其所以至民怨嗟，見諸歌詠而不已者，以徵調不均、瓜代又難必耳。」¹⁴周之盛也，諸侯聽役于王室，無敢違命，及其衰也，雖令而不至。¹⁵是故，詩人以爲姬姓之人戍守母家，理應動用其「姬姓」部隊，今則反是，因此深感不平，而

¹¹龍宇純：《絲竹軒詩說》，頁 203。

¹²鄭玄：《毛詩鄭箋》，頁 31-32。

¹³鄭玄：《毛詩鄭箋》，頁 32。

¹⁴方玉潤：《詩經原始》，頁 432。

¹⁵何楷：《詩經世本古義》，卷十九下，頁 629。

作為此詩。¹⁶所以，〈揚之水〉三章首二句，皆以激揚的水開頭，卻流不動成束成捆的薪、楚、蒲，暗示「彼其之子」在此詩中是個權大勢大的形象，就連周室也差使不動他，拿他沒辦法，導致其他戍者產生不平之鳴。

二、〈鄭風·羔裘〉

羔裘如濡，洵直且侯。彼其之子，舍命不渝。(一章)

羔裘豹飾，孔武有力。彼其之子，邦之司直。(二章)

羔裘晏兮，三英粲兮。彼其之子，邦之彥兮。(三章)

《詩序》：「〈羔裘〉刺朝也，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。」¹⁷朱熹《詩經集註》認為：「蓋美其大夫之辭」¹⁸，馬瑞辰《毛詩傳箋通釋》也以為：「古人服其服，則必其德能稱之。……此詩『羔裘如濡』即言『洵直且侯』，二章『羔裘豹飾』即言『孔武有力』，蓋以羊有五善，豹有力而勇猛亦取德稱其服之義。」¹⁹馬氏前二句所言甚是，但因此詩強調「彼其之子」，若用德能稱服而美之，在此則頗有不妥。誠如朱鶴齡《詩經通義》所說：「《詩》所稱彼其之子，如〈王風·揚之水〉，〈魏風·汾沮洳〉，〈唐風·椒聊〉，〈曹風·候人〉，皆刺；則此詩恐非美之，三章末二句皆有責望之意，若曰彼其之子果能稱是服而無愧否乎？」²⁰龍宇純認為「彼其之子」是當時的姬姓貴族，並以為：「所謂『舍命不渝』，不過言其理當如此，而實則不然；其他『邦之司直』、『邦之彥兮』，也都是挖苦人的話。諷刺人挖苦人，總以不著痕跡為好；在君擅重權的古代，恐怕尤其有此需要。」²¹據此，此詩當以刺為主，亦即《詩序》所言：「〈羔裘〉刺朝也。言古之君子，以風其朝焉。」²²或當以合龍、朱二人所說：要諷刺人挖苦人，總以不著痕跡為好，

¹⁶龍宇純：《絲竹軒詩說》，頁 200。

¹⁷鄭玄：《毛詩鄭箋》，頁 35。

¹⁸朱熹：《詩經集註》，頁 41。

¹⁹馬瑞辰：《毛詩傳箋通釋》，頁 81。

²⁰朱鶴齡：《詩經通義》，《文津閣四庫全書》經部·詩類 29，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5 年），卷三，頁 236。

²¹龍宇純：《絲竹軒詩說》，頁 203。

²²鄭玄：《毛詩鄭箋》，頁 35。

故以「彼其之子」混淆視聽，看是美之，實則刺之，爲一反語，說其果能稱其服而無愧乎？所以，「彼其之子」在此詩中的形象是個德不稱服的形象。〈候人〉詩云：「彼其之子，不稱其服」，是從威儀與等級身分不合，而對「彼其之子」進行批評；《左傳·僖公二十四年》，曾記鄭國公子子臧喜歡戴鸛鳥羽毛製成的冠。鄭文公很厭惡這種奇裝異服，便派人殺掉了他。也曾引詩：「『彼其之子，不稱其服』，子臧之服不稱也。」²³對此，左氏更評述說：「服之不衷，身之災也」。²⁴足見周代對於服飾與其身分是否相襯，相當重視。

三、〈魏風·汾沮洳〉

彼汾沮洳，言采其莫。彼其之子，美無度；美無度，殊異乎公路。（一章）

彼汾一方，言采其桑。彼其之子，美如英；美如英，殊異乎公行。（二章）

彼汾一曲，言采其蕢。彼其之子，美如玉；美如玉，殊異乎公族。（三章）

《詩序》：「〈汾沮洳〉刺儉也。其君儉以能勤，刺不得禮也。」²⁵《孔疏》：「作〈汾沮洳〉詩者，刺儉也，其君好儉而能勤躬自采菜，刺其不得禮也。」²⁶姚際恆則駁之曰：「《序》謂『刺儉』，此蒙上篇之誤而爲說也。」²⁷何楷亦強調：「從來未聞有國人斥其君爲『彼其之子』者。」²⁸今觀〈汾沮洳〉一詩，全詩三章，每章前二句爲興，言魏地之人，生活條件極差²⁹，在汾河的旁邊採摘野菜，而「彼其之子」卻修飾無度，過著浮靡的生活，一點也不關心人民生活疾苦，一點憂患意識都沒有，無怪崔述說：「魏當春秋以前，其君大夫已無遠慮，而但以修飾儀容爲事，植基本不深固，故其亡也忽焉。」³⁰是以，〈汾沮洳〉一詩當如

²³左丘明著/杜預集解/竹添光鴻會箋：《左傳會箋》，頁 494-495。

²⁴左丘明著/杜預集解/竹添光鴻會箋：《左傳會箋》，頁 494。

²⁵鄭玄：《毛詩鄭箋》，頁 44。

²⁶孔穎達：《毛詩正義》，頁 363。

²⁷姚際恆：《詩經通論》，頁 124-125。

²⁸何楷：《詩經世本古義》，卷十九下，頁 628。

²⁹朱熹《詩經集註》：「其地陝隘，而民貧俗儉。」屈萬里也云：「魏詩多怨怒之音，一片政亂國危現象。」（分見朱熹：《詩經集註》，頁 50。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，頁 181。）

³⁰崔述：《讀風偶識》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經部詩類 64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 年據清道光四年陳履和刻崔東壁遺書本影印原書版），卷三，頁 280。

屈萬里所言：「此蓋刺某大夫愛修飾之詩。」³¹所以，「彼其之子」在此詩中的形象是個過度打扮，只管個人，一點都不關心民間疾苦的貴族，還比不上那些掌君路車³²、掌君兵車³³、掌君宗族的大夫們。³⁴

四、〈唐風·椒聊〉

椒聊之實，蕃衍盈升。彼其之子，碩大無朋。椒聊且！遠條且！（一章）

椒聊之實，蕃衍盈匊。彼其之子，碩大且篤。椒聊且！遠條且！（二章）

《詩序》：「〈椒聊〉刺晉昭公也，君子見沃之盛疆，能脩其政，知其蕃衍盛大，子孫將有晉國焉。」³⁵《孔疏》：「作〈椒聊〉詩者，刺晉昭公也，君子之人見沃國之盛疆，桓叔能脩其政教，知其後世稍復蕃衍盛大，子孫將并有晉國焉，昭公不知，故刺之。」³⁶嚴粲云：「此詩言桓叔之疆，而不及昭公；其意則憂昭公之弱，而非主桓叔；言在此而意在彼也。」又說：「桓叔日疆，昭公其危哉！爲告昭公，故稱桓叔爲彼也。」³⁷龍宇純也認爲：「〈椒聊〉詩言桓叔將取昭公而代之，詩人當然更不敢明目張膽，說得露骨。於是利用諧音之法，以逃刑誅。」³⁸故〈椒聊〉全詩二章，每章首二句以「椒聊之實，蕃衍盈升」，「椒聊之實，蕃衍盈匊」起興，而以「彼其之子，碩大無朋」，「彼其之子，碩大且篤」言桓叔之強盛。是以，〈椒聊〉一詩中「彼其之子」是個勢力龐大足以威脅君王的貴族。

³¹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，頁 184。

³²「公路」，《孔疏》：「公路與公行一也。以其主君路車，謂之公路；主兵車之列者，則謂之公行，正是一官也。」（語見孔穎達：《毛詩正義》，頁 364。）

³³「公行」，朱熹《詩經集註》：「公行，即公路也。以其主兵車之行列，故謂之公行也。」即屈萬里所謂：「掌戎車之官。」（分見朱熹：《詩經集註》，頁 50。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，頁 185。）

³⁴「公族」，鄭玄《毛詩鄭箋》：「公族，主君同姓昭穆也。」即屈萬里所謂：「掌君宗族之官。」（分見鄭玄：《毛詩鄭箋》，頁 45。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，頁 185。）

³⁵鄭玄：《毛詩鄭箋》，頁 48。

³⁶孔穎達：《毛詩正義》上，頁 385。

³⁷嚴粲：《詩緝》，《文津閣四庫全書》經部·詩類 25，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5 年），卷十一，頁 635-636。

³⁸龍宇純：《絲竹軒詩說》，頁 203。

五、〈曹風·候人〉

彼候人兮，何戈與祿。彼其之子，三百赤芾。(一章)

維鷦在梁，不濡其翼。彼其之子，不稱其服。(二章)

維鷦在梁，不濡其味。彼其之子，不遂其媾。(三章)

蒼兮蔚兮，南山朝隰。婉兮孌兮，季女斯飢。(四章)

《詩序》：「〈候人〉刺近小人也，共公遠君子，而好近小人焉。」³⁹《毛傳》：「候人，道路送賓客者，……，言賢者之官，不過候人。」⁴⁰姚際恆則駁之甚詳，姚氏曰：「《毛傳》謂候人爲『賢者』，似鹵莽。或謂候人即在『三百赤芾』之中，然詩明有兩『彼』字，亦非，按此亦興意，言彼候人尙何戈與祿，任其職則必供其事，彼『三百赤芾』者何爲耶？」⁴¹言候人之官，雖是個小小的官職，但是，仍盡忠職守，而「彼其之子」卻如「維鷦在梁，不濡其翼」，「維鷦在梁，不濡其味」，在其位而不做事，徒領乾薪，所以，在〈候人〉一詩中的「彼其之子」是個尸位素餐、德不稱服的形象。

綜上所述：「彼其之子」在〈王風·揚之水〉、〈鄭風·羔裘〉、〈魏風·汾沮洳〉、〈唐風·椒聊〉、〈曹風·候人〉等五篇中的形象，分別是：在〈王風·揚之水〉中是個權大勢大的形象，就連周室也差使不動他，拿他沒辦法；在〈鄭風·羔裘〉中是個德不稱服的形象；在〈魏風·汾沮洳〉中是個過度打扮，只管個人，一點都不關心民間疾苦的貴族形象；在〈唐風·椒聊〉中是個勢力龐大足以威脅君王的貴族；在〈曹風·候人〉中則是個尸位素餐，德不稱服的形象。

第二節 君子

「君子」一詞，根據王澤民在〈「君子」考釋〉一文中指出：

³⁹鄭玄：《毛詩鄭箋》，頁 58。

⁴⁰鄭玄：《毛詩鄭箋》，頁 58。

⁴¹姚際恆：《詩經通論》，頁 155。

「君子」一詞，最早出現在《書·酒誥》中：「庶士有正越爾庶伯君子，其爾典聽朕教。」這段話是周公對受封貴族的教典。由於接受教典的貴族不是某一特定人物，而是眾多受封貴族，所以，周公不能單稱「某君」、「某子」稱謂，只能將君與子並在一起，用以泛指各受封貴族。……，從周初使用的情況來看，它的內容還是指實性的，即它指認的對象仍是君統人物。《尚書》之中，君子凡四見，一次在〈酒誥〉中，是周公對受封者的教典；一次在〈無逸〉中，是周公對成王的訓導；一次在〈秦誓〉中，是秦穆公自指；只〈召誥〉中「百君子」所指不確，爭議性較大，但仍不出君統範圍。⁴²

由上述而知，周初的「君子」所指，可以是一個多數，並不一定是單指某一人，但其共同的地方即是，「君子」所指的對象是屬「君統人物」，也就是所謂的統治階級，換言之，「君子」一詞從周朝開始，就一直穿梭、活躍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中。

而《詩經》時代，出現的這眾多「君子」，其意義所指，朱東潤於〈國風出於民間論質疑〉一文中即云：「君子二字在《詩》三百五篇之時代，為統治階級之通稱，上自天子、諸侯，下至卿、大夫、士，皆可稱君子。」⁴³李衛軍·李齊鑫將其歸納為以下幾類：一、周王或各國諸侯；二、有德之貴族青年；三、對丈夫或情人的愛稱；四、尸位素餐之當政者；五、帶兵之將軍；六、以君子喻女子。⁴⁴而林葉連則將君子身分無爭議者，分為：一、天子（13篇）；二、諸侯（8篇）；三、官員（17篇）；四、將士（3篇）；五、無官（1篇）；六、高尚道德者（2篇）；七、貴族青年（1篇）；八、遺佚的賢才（1篇）；九、不特指某人（3篇）；十、

⁴²王澤民：〈「君子」考釋〉，《文史知識》，（1996年12月），頁21。

⁴³朱東潤：〈國風出於民間質疑〉，《詩三百篇探故》，（台北：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1984年2月），頁35。

⁴⁴李衛軍·李齊鑫：〈從詩經中的君子形象看周人的人格追求〉，《商丘職業技術學院學報》，（2005年第一期第四卷），頁43。

特指某人但身分不詳（1篇）。⁴⁵以上所言或異或同，或簡或繁。

又據林葉連的研究經驗，《詩經》篇章主旨及詩中「君子」，所指的人物往往有多種說法，無庸置疑地，這種紛亂現象是「廢《詩序》的後果。」⁴⁶是以，吾人試以《毛詩序》、朱熹《詩經集註》、屈萬里《詩經詮釋》、朱守亮《詩經評釋》、余培林《詩經正詁》等對有關「君子」詩篇之解題為主要資料【參見附表二】，再旁參姚際恆《詩經通論》、方玉潤《詩經原始》等，以解讀「君子」在各詩篇中所代表的身分為何，並助清楚呈現「君子」在各詩篇中所扮演的角色。

《詩經》中的人物形象相當鮮活，其中出現「君子」的詩篇，共有 61 篇。而「君子」一詞在《詩經》中凡 180 見【參見附表三】，除一般人稱代詞「彼」出現 306 次，「其」出現 502 餘次外⁴⁷，在稱謂中「君子」是出現頻率最高的，於此可見周人對君子的鍾愛。然而 61 篇有關「君子」的詩中，有的「君子」形象十分豐富，有的則是相當單薄，甚至有的則只是稱呼，「君子」並非詩中的主角，是以，本節擬將〈衛風·淇奧〉、〈秦風·小戎〉、〈終風〉、〈曹風·鴉鳴〉、〈小雅·南山有臺〉、〈蓼蕭〉、〈瞻彼洛矣〉、〈裳裳者華〉、〈桑扈〉、〈采芣〉、〈大雅·旱麓〉、〈假樂〉、〈洞酌〉、〈卷阿〉等十四篇，君子較具形象者，作為研究「君子」形象之詩篇，試圖從這十四篇中探究「君子」之形象，並從其中探索詩人如何形塑君子形象。

一、〈衛風·淇奧〉

瞻彼淇奧，綠竹猗猗。有匪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瑟兮僩兮，赫兮咺兮。有匪君子，終不可諼兮。（一章）

瞻彼淇奧，綠竹青青。有匪君子，充耳琇瑩，會弁如星。瑟兮僩兮，赫兮咺兮。有匪君子，終不可諼兮。（二章）

瞻彼淇奧，綠竹如簧。有匪君子，如金如錫，如圭如璧。寬兮綽兮，猗重

⁴⁵林葉連：〈詩經中的「君子」身分〉，《輔仁國文學報》，（2006年1月），頁58。

⁴⁶林葉連：〈詩經中的「君子」身分〉，頁56。

⁴⁷李衛軍·李齊鑫：〈從詩經中的君子形象看周人的人格追求〉，頁43。

較兮。善戲謔兮，不為虐兮。(三章)

《詩序》：「〈淇奥〉，美武公之德也。有文章，又能聽其規諫，以禮自防，故能入相于周，美而作是詩也。」⁴⁸孔穎達亦曰：「作「〈淇奥〉詩者，美武公之德也。既有文章，又能聽臣友之規諫，以禮法自防閑，故能入相於周為卿士，由此故美之而作是詩也。」⁴⁹屈萬里更引徐幹《中論》云：「昔衛武公年過九十，猶夙夜不怠，思聞訓道。……，衛人誦其德，為賦〈淇奥〉。」⁵⁰由上述而知，詩中所描繪的「有匪君子」，當是指衛武公。

〈淇奥〉一詩，全詩三章，首二句皆以美盛的綠竹起興，而詩三章則從不同的角度讚美衛武公之德。一章言其修養之勤、進德之精、容貌之莊、威儀之盛。二章於容貌威儀外，又言服飾之盛，內德外文，相得益彰。卒章言其德業有成，故能汪汪有容，雖居相位，而幽默有趣，親切有味。⁵¹

是以詩中除了藉由美盛的綠竹興起斐然的君子外，還使用了許多的比喻技巧，貼切具體地將這位有德的君子呈現於讀者面前。首先將這位君子在修養品德，鑽研學問方面，以治骨角玉石為喻，需經用心地切磋琢磨⁵²，方能成為文章斐然的君子，以見其進德修業所下功夫之深。也因為內德美盛，而其所呈現出來外在的威儀則更是顏色矜莊，有威嚴，明德外現的。⁵³

⁴⁸鄭玄：《毛詩鄭箋》，頁 25。

⁴⁹孔穎達：《毛詩正義》，頁 214-215。

⁵⁰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，頁 100。

⁵¹余培林：《詩經正詁》上冊，頁 161。

⁵²《毛傳》：「治骨曰切，象曰磋，玉曰琢，石曰磨。」孔穎達進一步闡釋：「〈釋器〉云：『骨謂之切，象謂之磋，玉謂之琢，石謂之磨。』孫炎曰：『治器之名。』則此謂治器加功而成之名也。故《論語》注云：『切磋琢磨以成寶器』，是也。」（分見鄭玄：《毛詩鄭箋》，頁 25。孔穎達：《毛詩正義》，頁 217。）

⁵³《毛傳》：「瑟兮，顏色矜莊；備兮，容裕寬大；赫兮，明德外見；咺兮，威儀宣著，有斐然文章之君子盛德之至如此，故民稱之終不可以忘兮。」孔穎達進一步闡釋：「此四者，皆言內有其德，外見於貌，大同而小異也。『瑟，矜莊』，是外貌莊嚴也。『備，寬大』，是內心寬裕。『赫，有明德赫然』，是內有其德，故發見於外也。『咺，威儀宣著』，皆言外有其儀，明內有其德。故〈釋訓〉與〈大學〉皆云：『瑟兮備兮，恂慄也。赫兮咺兮，威儀也。』以瑟、備者，自矜持之事，故云『恂慄也』，言其嚴峻戰慄也。赫、咺者，容儀發揚之言故言『威儀』也。其實皆是威儀之事，但其文互見，故分之。」（分見鄭玄：《毛詩鄭箋》，頁 25。孔穎達：《毛詩正義》，頁 217。）

接著，從外在服儀的角度來描繪，這位君子雙耳所戴的是晶瑩的美石⁵⁴，而頭上所戴的皮弁中縫，飾結之玉，閃爍如星。⁵⁵服飾之美盛、合禮，所襯托出來外在的威儀也是顏色矜莊，有威嚴，明德外現的，可謂德服相稱矣。⁵⁶

此外，又連用「如金如錫，如圭如璧」四個比喻，以承首章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」，以比喻君子德器已成，前後呼應，詩意連貫。最後，將君子之舉止剪影特寫鏡頭，落在倚靠在車子兩輪旁立木⁵⁷，顯現出其恢宏寬大的氣質風度；而其言談之間，常發揮他的幽默風趣，得體但不過分，分寸拿捏得很好，顯見君子之德已臻完美的境界。⁵⁸方玉潤《詩經原始》對此評之甚詳，方氏云：「德容根乎心性，內美既充，外容必盛，未有德成睟然而不見面盎背者。故但即威儀動靜間，已知其學之日進無疆也，始雖瑟僩赫咺，猶有矜嚴之心，終乃寬兮綽兮，絕無勉強之迹，故篇末又言及善謔以見容止，語默無不雍容中道，詩之摹寫有道，氣象可謂至矣。」⁵⁹可見內德之美不是一蹴可幾的，須經日積月累，精進不已而成，且內德既成，威儀自然外顯，非矯揉造作可成，因為一動一靜之間即可察知，所謂相由心生矣。

⁵⁴ 《毛傳》：「充耳或謂之瑱。瑱瑩美石也，天子玉瑱，諸侯以石。」陸景琳《詩經服飾研究》中則進一步說明：「充耳瑱瑩所指為充耳下端所懸之瑱，為晶瑩之美石。充耳又可稱瑱，以玉石製作，象徵諸侯之身分與品德。」（分見鄭玄：《毛詩鄭箋》，頁 25。陸景琳《詩經服飾研究》，頁 25。）

⁵⁵ 《毛詩鄭箋》：「會謂弁之縫中，飾之以玉，皦皦而處，狀似星也」。《孔疏》引《周禮·弁師》云：「王之皮弁，會五彩玉琪。《注》云：會，縫中也。皮弁之縫中，每貫結五彩玉十二以為飾，謂之綦。《詩》云：『會弁如星』又曰：『其弁伊綦』是也。此云武公所服非爵弁，是皮弁也，皮弁而言會，與〈弁師〉皮弁之會同，故云謂弁之縫中也。」陸景琳闡述更詳：「由於皮弁是由數塊鹿皮縫合而成，必然有針線綴連的痕跡，鹿皮間的縫隙稱為『會』，『會』為中縫，以絲線縫合，繫結使其牢固，故會為弁縫，其中有結，可以為飾，與〈召南·羔羊〉：『羔羊之縫，素絲五總』之義同。〈衛·淇奥〉：『會弁如星』，所指如星之會，則為皮弁中縫，飾結之口玉，士之皮弁有結而無玉飾。故本詩舉中縫之『會』而連言如星之口飾。」（分見鄭玄：《毛詩鄭箋》，頁 25。孔穎達：《毛詩正義》，頁 218。陸景琳：《詩經服飾研究》，頁 24-25。）

⁵⁶ 朱熹：《詩經集註》：「以竹之堅剛茂盛，興其服飾之尊嚴，而見其德之稱也。」（語見朱熹：《詩經集註》，頁 28。）

⁵⁷ 「猗重較兮」，屈萬里《詩經詮釋》：「猗，讀為倚，憑也。較，車兩輪（車箱兩旁立板）旁立木也；以其高出式上，故曰重較。」（語見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，頁 101。）

⁵⁸ 孔穎達《毛詩正義》：「言有匪然文章之君子，謂武公，器德已成，練精如金錫。道業既就，琢磨如圭璧。又性寬容兮，而情綽緩兮，既外脩飾而內寬弘，入相為卿士，倚此重較之車兮，實稱其德也，又能善戲謔兮，而不為虐兮，言其張弛得中也。」（語見孔穎達：《毛詩正義》，頁 219）

⁵⁹ 方玉潤：《詩經原始》，頁 385-386。

二、〈秦風·小戎〉

小戎儻收，五檠梁輶，游環脅驅，陰鞞塗績，文茵暢轂，駕我騏驎。言念君子，溫其如玉。在其板屋，亂我心曲。(一章)

四牡孔阜，六轡在手。騏驎是中，駟驪是騶。龍盾之合，塗以鱗輶。言念君子，溫其在邑。方何為期？胡然我念之？(二章)

儻駟孔群，公矛塗錡。蒙伐有苑，虎韞鏤膺。交韞二弓，竹閉緄滕。言念君子，載寢載興。厭厭良人，秩秩德音。(三章)

《詩序》：「〈小戎〉，美襄公也。備其兵甲，以討西戎。西戎方疆，而征伐不休，國人則矜其車甲，婦人能閔其君子焉。」⁶⁰屈萬里認為：「此武人出征，其婦念之之詩。」⁶¹朱守亮亦認為：「此夫出征，其婦念之之詩。」⁶²余培林則駁《序》曰：「『備其兵甲，以討西戎』及『婦人能閔其君子』數語尙合詩義，其他不僅有乖詩義，亦不合『美襄公』之旨，是自為抵牾也。」⁶³「此秦大夫遠征西戎，其婦念之之詩。」⁶⁴余氏之說是也。朱熹闡述更詳：「西戎者，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讎也。襄公上承天子之命，率其國人往而征之，故其從役者之家人，先誇車甲之威如此，而後及其私情，蓋以義興師，則雖婦人亦知其勇於赴敵而無怨矣。」⁶⁴是故，此詩所美之君子或是隨襄公討西戎之大夫，而其婦則因夫出征而思念之。

〈小戎〉一詩，全詩三章，每章前十句。每章前六句寫兵車、戰馬、武器等武事，後四句則寫思念征夫之情，並讚美之。一章主寫車乘，二章主寫馬及其飾，末章寫兵器，井然不亂。⁶⁵余培林評論此詩曰：「三章皆有『言念君子』則此一語當是全詩之重心。其寫思念之情，一章曰『亂我心曲』，似有『無那金閨萬里愁』；二章曰『胡然我念之』，似『不思量，自難忘』；末章曰：『厭厭良人，

⁶⁰鄭玄：《毛詩鄭箋》，頁 51。

⁶¹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，頁 217。

⁶²朱守亮：《詩經評釋》，頁 350。

⁶³余培林：《詩經正詁》上冊，頁 350。

⁶⁴朱熹：《詩經集註》，頁 59。

⁶⁵余培林：《詩經正詁》上冊，頁 351。

秩秩德音』，則又似『東方千餘騎，夫婿居上頭』矣。前六句充滿殺伐之氣，後四句則又柔情萬種，如此一剛一柔，而以『言念君子』一語，貫通上下，融而為一，了無斧鑿之迹，的是奇筆。」⁶⁶余氏所評，可謂一語中的。

是以，〈小戎〉一詩，所塑造的君子是透過婦人的口吻，婦人一方面藉由想像來描述其夫在沙場上的表現，一方面則寫其思念丈夫之情，而其夫之所以能為婦人日夜思念，蓋因這位君子有美好的品德。是以，此詩中君子美好的品德表現於兩方面，其一是奔赴沙場，為國效忠。其二則是其溫和柔順的對待，讓婦人眷戀不已，更加使婦人捨不得其夫過著起居不寧的生活。⁶⁷而君子在戰場上的表現，詩人並非從衝鋒陷陣、殺伐敵人這方面來呈現，詩中亦無血腥慘烈畫面的描繪，而是透過兵甲、車馬之盛來表現秦軍之威武雄壯，君子的英勇善戰。是故此詩中的君子有剛強為國的一面，也有溫柔為情的一面，一剛一柔間更現男人魅力之所在，無怪乎其婦人為之傾倒。

三、〈秦風·終南〉

終南何有？有條有梅。君子至止，錦衣狐裘。顏如渥丹，其君也哉！（一章）

終南何有？有紀有堂。君子至止，黻衣繡裳。佩玉將將，壽考不亡。（二章）

《詩序》：「〈終南〉，戒襄公也。能取周地，始為諸侯，受顯服，大夫美之，故作是詩以戒勸之。」⁶⁸朱熹《詩經集註》：「此秦人美其君之辭」⁶⁹，余培林《詩經正詁》則以為：「《集傳》之說是也，但所謂秦人當是秦大夫，秦之庶

⁶⁶余培林：《詩經正詁》上冊，頁 351。

⁶⁷「載寢載興」，余培林：「《箋》：『此閔其君子寢起之勞。』《集傳》：『言思之深而起居不寧也。』按此句鄭指君子而言，朱指念君子者而言，義皆可通。但一章『溫其如玉』，二章『溫其在邑』，皆指君子，不應此章獨異，故鄭說為長。」（語見余培林：《詩經正詁》上冊，頁 350。）余氏推論有理，但若將其指為婦人捨不得其夫過著起居不寧的生活，則義更順矣。

⁶⁸鄭玄：《毛詩鄭箋》，頁 52。

⁶⁹朱熹：《詩經集註》，頁 61。

民百姓固不能爲之。而由詩文『君子至止』一語觀之，當指秦襄公亦無可疑，……，蓋襄公始有其地也」⁷⁰，余氏之說是也。故〈終南〉當是秦大夫美秦襄公之詩。而此處之君子，即爲秦襄公矣。

觀〈終南〉一詩，二章首二句分別以「終南何有？有條有梅」，「終南何有？有紀有堂」起興，象徵萬物各得其所。而首章讚美其服飾之盛，並以「其君也哉」表達發自內心的讚美之情。二章則除了讚美其服飾之盛外，尙以「佩玉將將」表現襄公的行止得宜，德稱其服⁷¹，最後則以「壽考不亡」表達對君子深深的祝福，所謂「欲其居此位，服此服，長久而安寧也」。⁷²

是故，在〈終南〉一詩中，其摹寫君子形象的方式是首先藉由「終南何有？有條有梅」，「終南何有？有紀有堂」起興，象徵萬物各得其所，並引起秦襄公著顯服的盛德君子形象。⁷³接著描繪秦襄公穿著狐裘，外面再加上錦衣這樣的諸侯之服⁷⁴，並搭配邊邊繡著幾何圖案爲裝飾的袞冕服⁷⁵，整個人的面色看起來紅潤

⁷⁰余培林：《詩經正詁》，頁 356。

⁷¹「佩玉將將」，《禮記·玉藻》曰：「古之君子必佩玉，右徵角，左宮羽。趨以采齊，行以肆夏，周還中規，折還中矩，進則揖之，退則揚之，然後玉鏘鳴也。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，行則鳴佩玉，是以非辟之心，無自入也。」又曰：「君子無故，玉不去身，君子於玉比德焉。」（語見阮元校勘：《十三經注疏·禮記》，卷三十，頁 563-564。）所以本詩以佩玉描寫諸侯服飾之盛，鏘鏘玉鳴意指其人行止有威儀，德稱其服。《詩》中對「佩玉」之形容，多爲讚美佩玉之人，德與玉相得益彰，此篇亦然。

⁷²朱熹：《詩經集註》，頁 61。

⁷³孔穎達云：「終南之大山之上何所有乎？乃有條有梅之木，以興彼盛德人君之身何所有乎？乃宜有榮顯之服。然山之高大之故，宜有茂木，人君以盛德之故宜有顯服，若無盛德，則不宜矣。」（語見孔穎達：《毛詩正義》，頁 425。）

⁷⁴《毛傳》：「錦衣，采色也；狐裘，朝廷之服。」《鄭箋》：「至止者，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。諸侯狐裘錦衣以裼之。」（語見鄭玄：《毛詩鄭箋》頁 52。）《禮記·玉藻》：「君衣狐白裘，錦衣以裼之……。錦衣狐裘，諸侯之服也。」（語見阮元校勘：《十三經注疏·禮記》，卷三十，頁 558。）

⁷⁵第二章之「黻衣繡裳」，《毛傳》：「黑與青謂之黻；五色備謂之繡。」《孔疏》：「〈考工記績人〉文也。鄭於《周禮》之注差次章色。黻皆在裳，言黻衣者，衣大名，與繡裳異其文耳。」胡承珙《毛詩後箋》：「黻衣，猶言袞衣。」馬瑞辰《毛詩傳箋通釋》：「《爾雅·釋言》：『黻，彰也』又曰：『袞，黻也』是《論語》『而致美乎黻冕』，黻冕猶言袞冕。此詩『黻衣繡裳』猶《九罭》詩『袞衣繡裳』，袞衣與黻衣皆通，言章服耳。」故黻衣繡裳應爲袞衣繡裳，而陸景琳認爲「黻衣繡裳」指袞冕服，袞服有帶純，則黻衣二章並非只繡於下裳，應爲刺繡之緣飾，以朱、玄色之絲繪繡黻幾何文，遍於衣裳之緣。陸景琳並綜合〈考工記·畫績〉、《尚書·益稷》《孔疏》、《周禮·司服》《賈疏》、阮元《擊經室集·釋黻》、屈萬里《書傭論學集·釋帶屯》、王宇清《冕服服章之研究》、王關仕《儀禮服飾考辨》、沈從文編著《中國古代服飾研究》等有關黻的說法，而認爲：「黻文可能爲花紋的通稱，一開始是並列的，由形式、色彩不同的正方或三角形幾何迴旋文組成，排列於衣、裳、蔽膝的邊緣作爲裝飾；隨著絲繡技術的進步，逐漸擴散成爲刺繡龍、鳳、虎、獸等花紋的對稱架構；也因爲服制的改變，黻文也逐漸佚失其原本

如厚漬之丹，身上佩玉，發出鏘鏘的玉佩聲，顯示行止得宜，德稱其服的君子形象。

〈終南〉詩中，雖僅短短十二句，卻能藉由衣服、顏色、配飾、步伐來塑造秦襄公德服相稱，威儀尊嚴的完美君子形象。故孔穎達亦云：「襄公自王朝至止之時，何所得乎？受得錦衣狐裘而來。既受顯服，德亦稱之，其顏色容貌赫然如厚漬之丹，其儀貌尊嚴如是，其人君之度也哉！」⁷⁶

四、〈曹風·鳴鳩〉

鳴鳩在桑，其子七兮。淑人君子，其儀一兮。其儀一兮，心如結兮。（一章）

鳴鳩在桑，其子在梅。淑人君子，其帶伊絲。其帶伊絲，其弁伊騏。（二章）

鳴鳩在桑，其子在棘。淑人君子，其儀不忒。其儀不忒，正是四國。（三章）

鳴鳩在桑，其子在榛。淑人君子，正是國人。正是國人，胡不萬年！（四章）

《詩序》：「〈鳴鳩〉，刺不壹也。在位無君子，用心之不壹也。」⁷⁷屈萬里認為：「此蓋曹人美其某在位者之詩。」⁷⁸余培林則駁《序》曰：「詩明言『其儀一兮』，《序》反曰『刺不壹』，是知其說不足取也。」⁷⁹又云：「《詩》曰『其儀伊絲，其弁伊騏』，又曰：『正是四國』，由此觀之，此詩當是曹人頌美天子之公卿之詩。」⁸⁰應以余氏之說為長。〈鳴鳩〉是曹人頌美天子公卿之詩。

的形狀，而被漢儒所謂的斧形、兩己相背之形所取代。」（以上所引分見鄭玄箋注：《毛詩鄭箋》，頁 52。孔穎達：《毛詩正義》，頁 427。胡承珙：《毛詩後箋》，卷十一，頁 283。馬瑞辰：《毛詩傳箋通釋》，頁 119。陸景琳：《詩經服飾研究》，頁 138-139。）

⁷⁶孔穎達：《毛詩正義》，頁 425。

⁷⁷鄭玄：《毛詩鄭箋》，頁 59。

⁷⁸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，頁 257。

⁷⁹余培林：《詩經正詁》上冊，頁 415。

⁸⁰余培林：《詩經正詁》上冊，頁 415。

〈鴉鳴〉一詩，全詩四章，一章讚美淑人君子的品德；二章讚美淑人君子的服飾；三、四章則讚美其才能。

是以，此詩中的理想君子，詩人先言鴉鳴之子有七，而其心則一，以象徵淑人君子雖有四國之子民，而其儀則一，其心如結，公正而無偏私，故能為四國之人之法則也。⁸¹可知淑人君子的行為舉止是合法度的，前後一致，堅持原則，就像「物之固結而不散」。⁸²二章以下，述鴉鳴之子或在梅，或在棘，或在榛，正象徵君子之子民遍及四國也。⁸³接著，則從服飾來描繪，君子所穿戴的是素絲，滾朱綠邊之大帶⁸⁴，及以白色鹿皮上面綴滿玉所製成的帽子⁸⁵，儀態莊重威嚴。淑人君子的行為舉止除了堅持原則之外，也沒有任何的差錯，因此，可以作為四方之民的典範。因為具有以上三個特點，所以，詩人不由得讚嘆這位淑人君子真是全國人民的好榜樣，他的品德聲譽可以流傳萬世呀！

⁸¹余培林：《詩經正詁》上冊，頁 416。

⁸²朱熹：《詩經集註》，頁 69。

⁸³余培林：《詩經正詁》上冊，頁 416。

⁸⁴「其帶伊絲」，《鄭箋》：「其帶伊絲，謂大帶也。大帶用素絲，有雜色飾焉。」按大帶之形制，以絲製成。《禮記·玉藻》：「大夫大帶四寸；雜帶，君朱綠，大夫玄華，士緇辟二寸，再繅四寸。」「天子素帶朱裡終辟」而（諸侯）素帶終辟，大夫素帶辟垂，士練帶率下辟，居士錦帶，弟子縞帶。並紐約，用組。」陸景琳則以為此詩之「絲帶」，為諸侯素絲，滾朱綠邊之大帶。以帶之有結，象徵其人「心如結兮」。（以上所引分見鄭玄：《毛詩鄭箋》，頁 59。阮元校勘：《十三經注疏·禮記》，卷三十，頁 560-561。陸景琳：《詩經服飾研究》，頁 85。）

⁸⁵「其弁伊騏」，《毛傳》：「騏，綦文也。弁，皮弁也。」《鄭箋》：「騏當作琪。以玉為之。」《孔疏》：「《夏官·弁師》云：『王之皮弁，會五彩玉□』，〈注〉云：『會，縫中也。□，結也。皮弁之縫中，每貫結五采玉以為飾，謂之綦。引此詩云：『其弁伊騏』。……如彼周禮之文，諸侯皮弁有綦玉之飾，此云『其弁伊騏』，知騏當作□，以玉為之。」「〈顧命〉云：『四人騏弁執戈』，〈注〉云：『青黑曰騏』……〈弁師〉注云：『士之皮弁之會無結飾』，以士之皮弁無玉綦飾，故知〈顧命〉士之騏弁，正是弁作青黑色，非綦玉之皮弁矣。……綦，常服也，此言諸侯常服，故知騏當作□。」陸景琳：「《毛傳》以為騏為綦文，《孔疏》申之，以騏弁為有青黑色文采之皮弁；《鄭箋》則認為騏弁即會縫中飾有綦玉之皮弁。馬瑞辰《毛詩傳箋通釋》引《說文》：『騏，青驪文如博棋也。』又曰：『□，弁飾也，往往置玉也。』又曰：『〈繫傳〉云：綴玉於武冠，若棋子之布列也。是則馬文如博棋者，謂之騏；弁飾如博棋者，謂之□。』則騏弁為『弁飾如棋』，與『會弁如星』義同。按騏弁為上有弁飾之皮弁，皮弁之形式如前所述，為白色鹿皮弁。考《周禮》並無青黑色之騏弁，士之所服，亦為白色之皮弁，但無□飾。據《詩》文，服此『其弁伊騏』之人，可『正是四國』，所服滿綴□玉者為皮弁，皮弁為王朝朝服之首服，如前述，則正可代表其為王朝公卿之身分。又『其帶伊絲，其弁伊騏』，□為皮弁之結飾，絲帶又結繫於腰中，兩者都為有結之物，正好與上章『其儀一兮，心如結兮』相應；既以服飾述其儀態，又藉此隱喻其心。」（以上所引分見鄭玄：《毛詩鄭箋》，頁 59。孔穎達：《毛詩正義》，頁 477-478。陸景琳：《詩經服飾研究》，頁 21-22。）

方玉潤評此詩曰：「〈鵙鵙〉，追美曹之先君德足正人也。」⁸⁶「詩詞寬博純厚，有至德感人氣象外，雖表其儀容，內實美其心。」⁸⁶蓋此詩所呈現的君子，是以服能稱其德來讚美淑人君子。

五、〈小雅·南山有臺〉

南山有臺，北山有萊。樂只君子，邦家之基；樂只君子，萬壽無期。（一章）

南山有桑，北山有楊。樂只君子，邦家之光；樂只君子，萬壽無疆。（二章）

南山有杞，北山有李。樂只君子，民之父母；樂只君子，德音不已。（三章）

南山有栲，北山有杻。樂只君子，遐不眉壽；樂只君子，德音是茂。（四章）

南山有枸，北山有楸。樂只君子，遐不黃耇；樂只君子，保艾爾後。（五章）

《詩序》：「〈南山有臺〉，樂得賢也。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大平之基矣。」⁸⁷朱守亮認為：「此頌德祝壽之詩。」⁸⁸余培林則認為《詩序》之說立意甚善，然篇中不見得賢之意，得賢顯非詩旨也。而贊同朱善《詩說解頤》之說，余氏曰：「《詩說解頤》此人臣頌美其君之辭。然詩曰『邦家之基』、『邦家之光』，則此君當是邦國之諸侯，而非天子也。」⁸⁹以余氏之說為長。是故合朱、余二人之說，〈南山有臺〉當是頌美某諸侯有壽、有德、有後之詩。

〈小雅·南山有臺〉一詩，全詩五章，一、二章讚其功；三章美其德；四、五章則皆祝福語，願其所美的君子有壽、有德、有後，層次井然。

⁸⁶方玉潤：《詩經原始》，頁 658-659。

⁸⁷鄭玄：《毛詩鄭箋》，頁 73。

⁸⁸朱守亮：《詩經評釋》，頁 482。

⁸⁹余培林：《詩經正詁》下冊，頁 51-52。

而詩人所歌頌的君子形象又是為何，首先每章首二句皆以「南山有……，北山有……」起興，臺萊桑楊等各有其用，此象徵邦國人才濟濟。山有草木，則生機旺盛，此象徵邦國基礎穩固，國力深厚。⁹⁰因為人才濟濟，又能適才適用⁹¹，所以，國家基礎穩固，國力深厚，這位君子自然能成為人民眼中的國家的根基、國家的光榮、人民的父母，是人民極為依賴及信賴的人。所以，人民希望這樣的君子可以常保青春，萬歲長壽，使其美名廣為流傳，並希望他的子子孫孫能繼續綿延下去，家族興旺，嗣息綿長。可見詩人所歌頌的這位君子是個人民擁戴的仁德君主。

六、〈小雅·蓼蕭〉

蓼彼蕭斯，零露漙兮。既見君子，我心寫兮。燕笑語兮，是以有譽處兮。

(一章)

蓼彼蕭斯，零露瀼瀼。既見君子，為龍為光。其德不爽，壽考不忘。(二章)

蓼彼蕭斯，零露泥泥。既見君子，孔燕豈弟。宜兄宜弟，令德壽豈。(三章)

蓼彼蕭斯，零露瀼瀼。既見君子，條華忡忡。和鸞雖雖，萬福攸同。(四章)

《詩序》：「〈蓼蕭〉，澤及四海也。」⁹²孔穎達進一步闡述：「作者以四海諸侯朝王而得燕慶，故本在其國蒙澤，說其朝見光寵。」⁹³朱熹《詩經集註》則曰：「諸侯朝於天子，天子與之燕，以示慈惠，故歌此詩。」⁹⁴但余培林則認為：「以

⁹⁰余培林：《詩經正詁》下冊，頁 52。

⁹¹孔穎達：「言南山所以得高峻者，以南山之上有臺，北山之上有萊，以有草木而自覆蓋，故能成其高大。以喻人君所以能令天下太平，以人君所任之官有德，所治之職有能，以有賢臣各治其事，故能致太平。」（語見孔穎達：《毛詩正義》，頁 614。）

⁹²鄭玄：《毛詩鄭箋》，頁 73。

⁹³孔穎達：《毛詩正義》，頁 617。

⁹⁴朱熹：《詩經集註》，頁 88。

天子所作以美諸侯，衡之『爲龍爲光』諸語，似有未合；且凡《詩》言『未見君子』、『既見君子』，『我心』如何，其『君子』身分，皆較『我』（作者）爲高，依朱子之說，適得其反。」⁹⁵余氏所言甚是。至於是否爲天子與諸侯宴飲之詩，觀此詩中並未提及與宴飲有關之名物，是故，〈蓼蕭〉應是諸侯朝天子，而頌美天子之詩。而詩中的君子，指的是天子。

〈小雅·蓼蕭〉一詩，全詩四章，每章首二句蓼蕭被露起興，以象徵率土王臣，廣蒙王澤。⁹⁶第三句「既見君子」以下，除了首章的「我心寫兮」是描寫諸侯的個人感受之外，其他皆是描繪君子之言。一章言君子安樂笑語之狀。二章讚君子品德完美無差忒。⁹⁷三章言君子安樂和易，善待兄弟。⁹⁸末章則以車馬之盛襯托其德之美。

是以，〈小雅·蓼蕭〉一詩所呈現的君子是個有美德，澤被四海的好國君形象。而其美德，詩人先從其談吐描繪起，君子言談之間，流露出落落大方，和藹可親的樣子，和他相處非常自在舒暢⁹⁹，所以，此次的朝見氣氛很好，大家都很愉樂。¹⁰⁰君子還加恩寵加光榮給諸侯¹⁰¹，君子之德無有差忒，所以能享有長壽。君子常保持著快樂又和易的心情及態度，又能善待其兄弟，不猜忌，有這麼好美德的人一定可以享有長壽。除了從談吐、涵養來呈現君子的美德之外，還從君子車馬之盛來襯托。君子所乘之車馬，馬行時，轡頭上的裝飾會發出鏘鏘的聲音¹⁰²，

⁹⁵余培林：《詩經正詁》下冊，頁 57。

⁹⁶余培林：《詩經正詁》下冊，頁 57。

⁹⁷「其德不爽」，余培林：「爽，《毛傳》：『差也。』句言其德無有差忒。」（語見余培林：《詩經正詁》下冊，頁 54。）

⁹⁸「宜兄宜弟」，余培林：「宜兄宜弟，猶言宜其兄弟也。……，《集傳》曰：『宜兄宜弟，猶曰宜其家人。蓋諸侯繼世而立，多疑忌其兄弟，如晉詛無畜群公子，秦鍼懼選之類。故以宜兄宜弟美之。』」（語見余培林：《詩經正詁》下冊，頁 55。）

⁹⁹「我心寫兮」，余培林：「此『寫』字即〈邶風·泉水〉『以寫我憂』之寫，清除舒洩之意。今猶稱逍遙舒適曰寫意。我心寫兮，即我心舒暢也。」（語見余培林：《詩經正詁》下冊，頁 54。）

¹⁰⁰「是以有譽處兮」，余培林：「譽，蘇轍《詩集傳》：『譽、豫通。凡《詩》之譽皆言樂也。處，《集傳》：『安樂也。』按譽處義近，猶愉樂也。」（語見余培林：《詩經正詁》下冊，頁 54。）

¹⁰¹「爲龍爲光」，余培林：「《毛傳》：『龍，寵也。』句言君子加恩寵加光榮於我也。」（語見余培林：《詩經正詁》下冊，頁 54。）

¹⁰²「儻革忡忡」，余培林：「邵瑛《說文解字群經正字》以爲儻之正字當作鑿。《說文》：『鑿一曰轡首銅也。』革，《爾雅·釋器》：『轡首謂之革。』《傳》同。忡忡，與《周頌·載見》『儻革有鶉』之有鶉義同，儻革聲也。轡首爲近馬首部分，以金爲飾，馬行則鏘鏘有聲，故曰『儻革忡忡。』此言君子之車飾也。」（語見余培林：《詩經正詁》下冊，頁 55。）

還有車上的鈴聲也是一直響個不停，這麼一個威儀有節的君子，上天一定會給予萬福的。

七、〈小雅·瞻彼洛矣〉

瞻彼洛矣，維水泱泱。君子至止，福祿如茨。韎韐有奭，以作六師。（一章）

瞻彼洛矣，維水泱泱。君子至止，韎璜有珌。君子萬年，保其家室。（二章）

瞻彼洛矣，維水泱泱。君子至止，福祿既同。君子萬年，保其家邦。（三章）

《詩序》：「〈瞻彼洛矣〉，刺幽王也。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，賞善罰惡焉。」¹⁰³朱熹《詩經集註》：「此天子會諸侯於東都，以講武事，而諸侯美天子之詩。」¹⁰⁴余培林則駁之甚詳，余氏以爲：「朱說較《序》爲勝，然謂『會諸侯於東都』，則地與事皆有未合。洛水在西都，不在東都，此地未合也；會諸侯無需作六師，此事未合也。《箋》曰：『時有征伐之事』是矣。詩之首章末語曰：『以作六師』，二章末語曰：『保其家室』，卒章末語曰：『保其家邦』。合此三語以觀，則詩義自得矣。……，至於『作六師』之天子，當以宣王較合。」¹⁰⁵屈萬里則認爲：「此頌美周王之詩。」¹⁰⁶然余氏又曰：「末句『以作六師』，不僅爲此章之重心，亦爲全詩之重心。二、三章末語『保其家室』、『保其家邦』爲祝頌語，實亦爲『作六師』之目的，否則『君子萬年』一語已足，何必再作此贅語？三百篇中祝頌之詩多矣，獨此詩有此二語，則尤可見其非僅作祝頌之用。」¹⁰⁷是以，此詩當是君王爲保其家邦而作六師，故詩人頌美之。

¹⁰³鄭玄：《毛詩鄭箋》，頁 104。

¹⁰⁴朱熹：《詩經集註》，頁 125。

¹⁰⁵余培林：《詩經正詁》下冊，頁 247。

¹⁰⁶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，頁 414。

¹⁰⁷余培林：《詩經正詁》下冊，頁 247。

〈小雅·瞻彼洛矣〉一詩，全詩三章，一章先祝後頌，頌美其服儀及作為六軍統帥身分的相稱；二章先頌後祝，頌美其佩刀；末章則全為祝福語。

此詩每章首二句皆以「瞻彼洛矣，維水泱泱」起興，興起渾然雄壯的氣象，有了這樣氣勢磅礴的背景，其所描繪的人物當然也是氣勢非凡。這位君王所穿著的皮革蔽膝鮮紅耀眼¹⁰⁸，所佩的刀鞘用玉裝飾得很漂亮¹⁰⁹，但這位君子絕非虛有其表，因為其所率領的六軍¹¹⁰，實力也是非常雄厚的，能夠保衛家邦。所以，詩人對其有至高無上的禮讚，希望「君子萬年」，所擁有的福祿多到享用不完。

八、〈小雅·裳裳者華〉

裳裳者華，其葉湑兮。我覲之子，我心寫兮；我心寫兮，是以有譽處兮。

（一章）

裳裳者華，芸其黃矣。我覲之子，維其有章矣；維其有章矣；是以有慶矣。

（二章）

裳裳者華，或黃或白。我覲之子，乘其四駱；乘其四駱，六轡沃若。（三

章）

左之左之，君子宜之。右之右之，君子有之。維其有之，是以似之。（四

章）

《詩序》：「〈裳裳者華〉，刺幽王也。古之仕者世祿，小人在位，則讒諂並進，棄賢者之類，絕功臣之世焉。」¹¹¹然觀全詩，無一刺字。朱熹《詩經集註》：「此天子美諸侯之辭。」¹¹²朱守亮：「此天子美某在位賢良之詩。」¹¹³余培林曰：「『美

¹⁰⁸ 「韎韐」，《毛傳》：「韎韐者，茅蒐染草也。一曰韎韐，所以代鞞也。」（語見鄭玄：《毛詩鄭箋》，頁 104。）《孔疏》：「〈駁異義〉云：『其體合韋爲之。』此韎韐是蔽膝之衣耳。」（語見孔穎達：《毛詩正義》，頁 857-858。）「有奭」，《孔疏》：「奭者，赤貌」（語見孔穎達：《毛詩正義》，頁 856。）由上而之知：「韎韐有奭」，是指用紅色皮革所做成的蔽膝。

¹⁰⁹ 「鞞琫有珌」，余培林《詩經正詁》：「戴震《毛鄭詩考正》：『刀室曰削（俗作鞞），室口之飾曰琫，下末之飾曰鞞。』按〈大雅·公劉〉『鞞琫有刀』《傳》：『下曰鞞，上曰琫。』珌，《毛鄭詩考正》：『文飾貌。』有珌，猶珌然。」（語見余培林《詩經正詁》下冊，頁 246。）

¹¹⁰ 《毛傳》：「天子六軍。」（語見鄭玄：《毛詩鄭箋》，頁 104。）

¹¹¹ 鄭玄：《毛詩鄭箋》，頁 104。

¹¹² 朱熹：《詩經集註》，頁 125。

諸侯』則是矣，是否為天子所作，則未敢遽定，……，此詩乃美某君子允文允武，故能嗣續祖考之詩。」¹¹⁴按此詩當是美某位諸侯，允文允武、才德兼備，故能嗣續祖考之詩。

〈小雅·裳裳者華〉一詩，全詩四章，前三章首二句皆以茂盛的花葉起興¹¹⁵，象徵君子的才德並茂，並將其才德分述於前三章，一章述君子讓人有舒暢、安樂的感受；二章述君子有法則¹¹⁶，有福慶；三章言其御術之精；四章則言其有好的輔佐者¹¹⁷，故能嗣續祖考。

是以，〈小雅·裳裳者華〉一詩中塑造了一個才德並茂的君子形象，而其才德表現在三方面：一是其由內而發的氣質，讓人看了之後有種舒暢、安適的感覺；其二是做事有法則，行為舉止合禮、合法度；其三是駕御技術的精良，並凸顯出君子身分的尊貴非凡；因為有這種看了讓人安心，做事使人放心，才德兼備、允文允武的君子，再加上有優秀的輔佐者，所以，能嗣續祖先之大業。

九、〈小雅·桑扈〉

交交桑扈，有鶯其羽。君子樂胥，受天之祜。(一章)

交交桑扈，有鶯其領。君子樂胥，萬邦之屏。(二章)

之屏之翰，百辟為憲。不戢不難，受福不那。(三章)

兕觥其觶，旨酒思柔。彼交匪敖，萬福來求。(四章)

¹¹³朱守亮：《詩經評釋》，頁 642。

¹¹⁴余培林：《詩經正詁》下冊，頁 250。

¹¹⁵「裳裳者華」，馬瑞辰：「裳，與常字同，《說文》：『常，或作裳。』是也。《廣雅》：『常常，盛也。』」（語見馬瑞辰：《毛詩傳箋通釋》，頁 226。）故「裳裳者華」即言茂盛的花。

¹¹⁶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：「章，猶法則也；謂動容周旋中禮也。」（語見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，頁 415。）

¹¹⁷「左之左之，君子宜之。右之右之，君子有之」，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：「左，右，與〈商頌·長發〉『實左右商王』之左右同義；左，佐，古通用；右，佑，古通用；皆助也。故左右，猶言輔翼也。《說文》：『宜，所安也。』宜之，即安之。有，親也。」（語見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，頁 416。）馬瑞辰亦曰：「左之右之，宜從錢澄之說，謂左輔右弼君子。」（語見馬瑞辰：《毛詩傳箋通釋》，頁 226。）

《詩序》：「〈桑扈〉，刺幽王也。君臣上下，動無禮文焉。」¹¹⁸然觀全詩無一刺字。朱熹《詩經集註》：「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」¹¹⁹屈萬里：「此頌美天子之詩。」¹²⁰朱守亮：「此天子燕諸侯之詩。」¹²¹余培林則合朱、屈二人之說，而以爲：「此詩當是天子燕諸侯，諸侯頌美天子之詩。」¹²²由詩文觀之，當以余氏之說爲長。而詩中之「君子」身分，指的是「天子」。¹²³

〈小雅·桑扈〉一詩，全詩四章，一章言君子受福；二章言君子可安邦；三章言君子品德；四章言君子不倨傲，所以得萬福。

是以〈小雅·桑扈〉一詩，前二章首二句以桑扈有鶯其羽、有鶯其領起興，以象徵君子文采斐然。¹²⁴所以，此詩所塑造的是一個斐然有文采的君子，他的心情一直保持著和樂的狀態，他是全國人民的屏障，是國家的棟樑，因爲有他，才使天下平安無事。他的態度是那樣的和順、敬謹¹²⁵，他的所作所爲又是那樣的合禮，天下人都以他爲效法的對象¹²⁶，所以，他能受到上天所賜的大福。而今大家可以拿著牛角做成的酒杯，喝著很甘美的酒¹²⁷，都是因爲他的態度不倨傲¹²⁸，所以能聚萬福於一身¹²⁹，天下人也能分享幸福。可見這次的宴會，洋溢著嚴肅中又帶點幸福和樂的氣氛。

¹¹⁸鄭玄：《毛詩鄭箋》，頁 105。

¹¹⁹朱熹：《詩經集註》，頁 126。

¹²⁰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，頁 417。

¹²¹朱守亮：《詩經評釋》，頁 645。

¹²²余培林：《詩經正詁》下冊，頁 253。

¹²³余培林：「詩曰：『萬邦之屏』，『百辟爲憲』，諸侯恐不足以當之。」（語見余培林：《詩經正詁》下冊，頁 253。）故所指當是天子。

¹²⁴《毛傳》：「鶯然有文章。」（語見鄭玄：《毛詩鄭箋》，頁 105。）余培林認爲：「《傳》意鶯爲文采貌，有鶯猶鶯然。句言桑扈之羽文采鮮盛。」（語見余培林：《詩經正詁》下冊，頁 251。）故以此象徵君子文采斐然。

¹²⁵「不戢不難」，屈萬里：「馬瑞辰謂：『戢，當讀爲濺，和也。難，當讀爲難，敬也。』按二『不』字當讀爲丕。」（語見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，頁 417。）

¹²⁶「百辟爲憲」，屈萬里：「辟，君也。憲，法也。」（語見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，頁 417。）

¹²⁷「旨酒思柔」，屈萬里引馬瑞辰說：「思，語詞。柔，嘉，善也。」（語見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，頁 418。）

¹²⁸「彼交匪敖」，屈萬里：「《經義述聞》云：『彼，亦匪也；交，亦敖也。』謂不傲慢。」（語見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，頁 418。）

¹²⁹「萬福來求」，屈萬里：「《經義述聞》云：『求，與述同。述，聚也。』」（語見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，頁 418。）

十、〈小雅·采菽〉

采菽采菽，筐之筥之。君子來朝，何錫予之？雖無予之，路車乘馬；又何予之？玄袞及黼。（一章）

觴沸檻泉，言采其芹。君子來朝，言觀其旂。其旂淠淠，鸞聲嘒嘒。載駟載駟，君子所屆。（二章）

赤芾在股，邪幅在下。彼交匪紆，天子所予。樂只君子，天子命之；樂只君子，福祿申之。（三章）

維柞之枝，其葉蓬蓬。樂只君子，殿天子之邦。樂只君子，萬福攸同。平平左右，亦是率從。（四章）

汎汎楊舟，緋纜維之。樂只君子，天子葵之。樂只君子，福祿膍之。優哉游哉，亦是戾矣。（五章）

《詩序》：「〈采菽〉，刺幽王也。侮慢諸侯，諸侯來朝，不能錫命以禮，數徵會之，而無信義，君子見微而思古焉。」¹³⁰然觀詩文，與《詩序》所言正好相反，故知《序》說不可採。而方玉潤《詩經原始》云：「此固是西周聖王，諸侯來朝，加以錫命之詩。」¹³¹屈萬里也認為：「諸侯朝見天子，詩人作此以頌美之。」¹³²屈、方二人之說是也。故詩中的君子是指來朝的諸侯。

〈小雅·采菽〉一詩，全詩五章，一章言君子來朝，天子將賜予路車乘馬¹³³，玄袞及黼¹³⁴。二章述君子來朝之時，其車馬之美。三章言天子又賜予赤芾、邪幅

¹³⁰鄭玄：《毛詩鄭箋》，頁 109。

¹³¹方玉潤：《詩經原始》，頁 982-983。

¹³²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，頁 430。

¹³³「路車乘馬」，余培林引《公羊·昭公二十五年》何休注曰：「天子大路，諸侯路車，大夫大車。」而認為「路車」，諸侯之車也。「乘馬」，四馬也。（語見余培林：《詩經正詁》，頁 277。）

¹³⁴「玄袞」，《毛傳》：「卷龍也」，《鄭箋》：「玄衣而畫以卷龍也。」「黼」，《毛傳》：「白與黑謂之黼。」《詩經集註》：「黼，如斧形，刺之於裳也。」（分見鄭玄：《毛詩鄭箋》，頁 109。朱熹：《詩經集註》，頁 130。）按「玄袞及黼」，即指君子上衣穿著畫有卷龍的黑色袞衣，而下裳則是黑白相次文，繡成斧形滾邊。

¹³⁵，但君子得此恩寵賞賜，卻無任何驕傲之態。四章言君子之功，能鎮撫天子之邦。五章言君子深獲天子器重賞識¹³⁶，君臣關係融洽。

〈小雅·采菽〉一詩，前二章首二句之「采菽」、「采芹」，即為興起下面的「君子來朝」¹³⁷，而君子來朝的目的即是為了接受天子的賞賜，天子準備賜予君子四馬及諸侯座車，還有畫有卷龍的黑色袞衣，而下裳則有黑白相次文，滾邊繡成斧形的樣子。君子來朝時的盛況又如何呈現，從遠遠地就看到旗海飄揚，聽到鸞鈴作響，表示君子乘著馬要到了。到了之後，看到君子穿著下垂到大腿的蔽膝，腳上綁著行滕，穿著合禮又有精神，君子獲得天子豐厚的賞賜，卻一點也不驕傲怠慢。¹³⁸這位君子真是國家的棟樑呀！因為他能鎮撫家邦，使天下太平，就像櫟樹的枝葉要茂盛，其主幹必須強壯。而且他帶來的臣子也非常的聰慧。¹³⁹所以，天子非常器重、賞識他，天子與君子的關係，就像楊木之舟與繩索之間的關係，是那樣的重要，兩者關係是密不可分的，因為天子與君子的關係融洽，所以，能夠優遊閑適地來朝，又能享有萬福。

是以〈小雅·采菽〉一詩，所呈現出來的君子，是個治邦有方，功於國家的諸侯，所以得以獲得天子的器重及眾多賞賜，詩中對於君子的描繪是由外而內，從外在的車馬、服飾到內在的修為態度，以塑造一位國家棟樑的形象，並藉此營造君臣關係融洽的氣氛。

¹³⁵ 「赤芾在股，邪幅在下」，《鄭箋》：「芾，大古蔽膝之象也，冕服謂之芾，其他服謂之鞞，以韋為之。其制上廣一尺，下廣二尺，長三尺，其頸五寸，肩革帶博二寸，脛本曰股，邪幅如今行滕也，偃束其脛，自足至膝，故曰在下。」（語見鄭玄：《毛詩鄭箋》，頁 109。）

¹³⁶ 「葵」，余培林：「《傳》：『揆也。』揆度也。言天子揆度之，即謂天子器重之、賞識之也。」（語見余培林：《詩經正詁》，頁 279。）

¹³⁷ 余培林：「采菽乃所以供祭祀及燕賓之用。」（語見余培林：《詩經正詁》，頁 280。）又《箋》曰：「芹，菜也，可以為菹。」（語見鄭玄：《毛詩鄭箋》，頁 109。）其作用與菽同。

¹³⁸ 「彼交匪紆」，屈萬里：「《經義述聞》云：『交，敖也。』紆，怠緩也。二句倒文為義，言玄袞、赤芾等物，雖皆天子所賜予；而此諸侯亦不因受此殊榮而驕傲怠緩。」（語見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，頁 431。）

¹³⁹ 「平平」，屈萬里：「《毛傳》：『平平，辯治也。』高本漢謂：原文應是采字，《說文》，采，古文作采，即辨也。」（語見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，頁 431。）按采，本義是野獸清晰的腳印，凡從采，多有「清楚、明白」之意。此用以形容周王的隨從亦皆明慧。

十一、〈大雅·旱麓〉

瞻彼旱麓，榛楛濟濟。豈弟君子，干祿豈弟。(一章)

瑟彼玉瓚，黃流在中。豈弟君子，福祿攸降。(二章)

鳶飛戾天，魚躍于淵。豈弟君子，遐不作人。(三章)

清酒既載，騂牡既備。以享以祀，以介景福。(四章)

瑟彼柞棫，民所燎矣。豈弟君子，神所勞矣。(五章)

莫莫葛藟，施于條枚。豈弟君子，求福不回。(六章)

《詩序》：「〈旱麓〉，受祖也。周之先祖，世脩后稷、公劉之業，大王、王季，申以百福干祿焉。」¹⁴⁰朱熹《詩經集註》：「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。」¹⁴¹然觀詩文中言「干祿」、「福祿」、「介福」、「求福」、「享祀」，都是祭祀求福用語，故知《詩序》之言較可信。姚際恆亦曰：「此篇與上篇（〈棫樸〉）亦相似，大抵詠其（文王）祭祀而獲福。」¹⁴²方玉潤則說之更詳：「前後均泛言福祿，中間乃插入作人、享祀二端，蓋享祀是此篇之主，而作人則推原致福之由，得人者昌，天必相之矣。」¹⁴³其說是也。

是以〈大雅·旱麓〉一詩，全詩六章。一至四章言祭祀求福，但三章插入遐不作人。¹⁴⁴五、六章則述祭祀必然得福。

〈大雅·旱麓〉一詩，首先以「瞻彼旱麓，榛楛濟濟」起興，以引起「豈弟君子，干祿豈弟」¹⁴⁵，極言這位君子享有許多的福祿，而其之所以能享有這麼多的福祿，主要是因為他非常恭敬有誠意地祭祀，祭祀時以玉為柄，黃金為勺所製

¹⁴⁰鄭玄：《毛詩鄭箋》，頁 120。

¹⁴¹朱熹：《詩經集註》，頁 142。

¹⁴²姚際恆：《詩經通論》，頁 269。

¹⁴³方玉潤：《詩經原始》，頁 1043-1044。

¹⁴⁴「遐不作人」，余培林：「遐，《集傳》：『與何同。』作，《詩經今注》：『造就，培養。』言豈能不造就人才？言其造就者多。」（語見余培林：《詩經正詁》下冊，頁 338。）

¹⁴⁵「干祿豈弟」，馬瑞辰：「『干祿』與『百福』對言，『干祿』疑為『千祿』形近之譌。此詩『干祿豈弟』及〈假樂〉詩『干祿百福』，『干』皆當作千百之『千』，傳偽已久，遂以『干祿』釋之耳。」（語見馬瑞辰：《毛詩傳箋通釋》，頁 257。）

成鮮潔的灌酒器¹⁴⁶，而其中盛著佳釀，還準備了清酒以及紅色公牛等，都是用來呈獻給祖先。除此之外，還燒著柞棫來祭祀。¹⁴⁷但是，治國除了靠神力還要靠人力，這位君子還是個善於培養人才、造就人才的典範，因為他善於用人，所以，能使各種人才發揮所長，就像「鳶飛戾天，魚躍于淵」一樣，各具所長。就因為他的恭敬虔誠，守正不邪，能依緣祖業而庇其根本¹⁴⁸，所以，神大受感動，自然降下福祿。

是以，〈大雅·旱麓〉詩中的君子形象，是個祭祀敬謹又能善於培養人才、造就人才的好國君，所以，上天也能明察其所作所為，而給予佑助並給予福祿。是故〈旱麓〉一詩，除了呈現君子形象之外，也表達了周文化中天與人的關係，因為他們認為君王是受上帝之命，降於民間來治理萬民，所以稱之為「天子」，而死後則仍升天為神，如：〈大雅·文王〉一詩中即寫道：「文王在上，於昭于天。……，文王陟降，在帝左右。」故子孫若態度恭謹，祭祀得當，則可獲祖先的庇祐而得福。

十二、〈大雅·假樂〉

假樂君子，顯顯令德。宜民宜人，受祿于天。保右命之，自天申之。（一章）

千祿百福，子孫千億。穆穆皇皇，宜君宜王。不愆不忘，率由舊章。（二章）

威儀抑抑，德音秩秩。無怨無惡，率由群匹。受福無疆，四方之綱。（三章）

之綱之紀，燕及朋友。百辟卿士，媚于天子。不解于位，民之攸暨。（四章）

¹⁴⁶ 「瑟彼玉瓚」，《毛傳》：「玉瓚，圭瓚也。」《鄭箋》：「瑟，絜鮮貌。……圭瓚之狀，以圭為柄，黃金為勺，青金為外，朱中央矣。」（語見鄭玄：《毛詩鄭箋》，頁 120。）

¹⁴⁷ 「瑟彼柞棫，民所燎矣」，余培林：「『柞棫』用於祭祀，『燎』，《集傳》：『爨也。』按此燎字乃指祭天、神而言，非一般燃燒也。」（語見余培林：《詩經正詁》下冊，頁 341。）

¹⁴⁸ 「莫莫葛藟，施於條枚」，余培林：「是以葛藟施於條枚，象徵君子能依緣祖業而庇其根本也。」（語見余培林：《詩經正詁》下冊，頁 342。）

章)

《詩序》：「〈假樂〉，嘉成王也。」¹⁴⁹孔穎達進一步說明：「經之所云，皆是嘉也。……，以其能守成功故於此嘉美之也。」¹⁵⁰朱熹《詩經集註》則曰：「疑此公尸之所以答〈鳧鷖〉。」姚際恆則斥其為：「武斷」。¹⁵¹朱守亮：「此祝頌周王，規戒百辟卿士之詩。」¹⁵²陳子展：「是頌美王者之詩。不知道詩人爲誰？爲何王而作？但知爲王與羣臣相宴樂而作。」¹⁵³觀其詩文，頌美君王是也。但詩中並無戒意，亦未提及宴飲相關之事。故當以《序》說爲長。

〈大雅·假樂〉一詩，全詩四章，首章即言成王有令德，故能受命於天，而宜民宜人。二章則言其能守成，不犯錯，遵祖訓，故能子孫千億，且能宜君宜王。三章述其有威儀，說話得體，用賢尊賢，聽從民意，故能成爲四方之綱。末章言成王治理有方，能安定民心，故能受群臣愛戴，諸侯們也盡忠職守，不敢懈怠，使人民能安居樂業，有所歸宿。余培林謂：「四章分言敬天、法祖、用賢、安民，而四者之本即在令德，故於篇首即將此旨揭出。」¹⁵⁴

是以，〈大雅·假樂〉一詩，所呈現的君子形象是個昭明有美德的國君，能使人民安居，能夠治理人民¹⁵⁵，故能獲得上天給予的福祿，受到天的保佑並承受上天之命¹⁵⁶，受到上天的反覆眷顧。¹⁵⁷ 又是個能守成，不犯錯，能遵從自太王、王季、文王、武王以來所制定規章制度的好國君，所以，能獲得百福，子孫千億。這位君子又是個有威儀，言語有序¹⁵⁸，行爲舉止得體，因爲君王能順從群眾之望，

¹⁴⁹鄭玄：《毛詩鄭箋》，頁 130。

¹⁵⁰孔穎達：《毛詩正義》，頁 1106。

¹⁵¹姚際恆：《詩經通論》，頁 286。

¹⁵²朱守亮：《詩經評釋》，頁 769。

¹⁵³陳子展：《詩三百解題》，頁 991。

¹⁵⁴余培林：《詩經正詁》下冊，頁 396。

¹⁵⁵「宜民宜人」，《毛傳》：「宜安民，宜官人也。」（語見鄭玄：《毛詩鄭箋》，頁 130。）

¹⁵⁶「保右命之」，右，《毛傳》：「助也。」（語見鄭玄：《毛詩鄭箋》，頁 130。）「保右命之」，言成王受天的保佑又承受上天之命。

¹⁵⁷「自天申之」，申，《毛傳》：「重也。」（語見鄭玄：《毛詩鄭箋》，頁 130。）言受到上天反覆眷顧。

¹⁵⁸「德音秩秩」，余培林謂：「言語有序也。」（語見余培林：《詩經正詁》下冊，頁 394。）

所以臣民無怨惡王者¹⁵⁹，這樣合禮又合度的行爲又加上治國有方，所以，能獲得百福，這位君子實可作為諸侯們的典範。一位人君可以成為天下之綱紀，則臣下便能安居樂業¹⁶⁰，因此這位君子能受到所有的諸侯的愛戴¹⁶¹，而諸侯們也能兢兢業業，盡忠職守，不敢懈怠，要使人民都能夠安居樂業。¹⁶²

是故，〈大雅·假樂〉一詩中的君子是個有美德的國君形象，而其美德分別表現在能敬天、法祖、用賢、安民等方面，是個言語有度，威儀美盛，受到群臣愛戴的好國君。

十三、〈大雅·泂酌〉

泂酌彼行潦，挹彼注茲。可以饑饉。豈弟君子，民之父母。（一章）

泂酌彼行潦，挹彼注茲。可以濯蠱。豈弟君子，民之攸歸。（二章）

泂酌彼行潦，挹彼注茲。可以濯漑。豈弟君子，民之攸壻。（三章）

《詩序》：「〈泂酌〉，召康公戒成王也。言皇天親有德，饗有道也。」¹⁶³
朱熹《詩經集註》：「言遠酌彼行潦，挹之于彼而注之于此，尚可饑饉；況豈弟君子，豈不為民之父母乎！」¹⁶⁴姚際恆則認為：「『召康公戒成王也』，未有以見其必然。『皇天親有德，饗有道也』，依倣左隱三年『周鄭交質』中語，益鄙淺。《集傳》曰：『言遠酌彼行潦，挹之于彼而注之于此，尚可饑饉；況豈弟君子，豈不為民之父母乎！』只此意亦足。」¹⁶⁵方玉潤亦云：「此等詩總是欲在上之人，當以父母斯民為心，蓋必在上者有慈祥豈弟之念，而後在下者有親附來歸

¹⁵⁹「無怨無惡，率由群匹」，二語言臣民無怨惡王者，以王能順從群眾之望也。（語見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，頁 495。）

¹⁶⁰「之綱之紀，燕及朋友」，言人君為天下之綱紀，則臣下賴之以安也。（語見余培林：《詩經正詁》下冊，頁 395。）

¹⁶¹「百辟卿士，媚于天子」，「百辟」，余培林引呂東萊《詩記》：「《詩記》：『董氏曰：百辟，諸侯也。』」（語見余培林：《詩經正詁》下冊，頁 395。）「媚」，《鄭箋》：「愛也。」（語見鄭玄：《毛詩鄭箋》，頁 131。）按「百辟卿士，媚于天子」，言君子受到所有的諸侯的愛戴是也。

¹⁶²「不解于位，民之攸壻」，「解」，朱熹《詩經集註》：「惰也。」（語見朱熹《詩經集註》，頁 153。）「壻」，余培林：「《傳》：『息也。』息，安也。」（語見余培林：《詩經正詁》下冊，頁 395。）

¹⁶³鄭玄：《毛詩鄭箋》，頁 130。

¹⁶⁴朱熹：《詩經集註》，頁 154。

¹⁶⁵姚際恆：《詩經通論》，頁 290。

之誠。曰『攸歸』者，爲民所歸往；曰『攸壻』者，爲民所安息也。使君子不以『父母』自居，外視其赤子；則小民又豈如赤子相依，樂從夫『父母』？故詞若褒美而意實勸誡。」¹⁶⁶方氏所言深中肯綮矣。〈大雅·洞酌〉一詩蓋爲勸戒君王慈祥愛民，始可使民親附來歸之作。

是以〈大雅·洞酌〉一詩，全詩三章，三章首三句皆以「洞酌彼行潦，挹彼注茲」可以饒饒、濯壘、濯漑，來比喻水對百姓的重要，猶如天子對百姓一樣重要，所以，此詩中所塑造的君子形象，是一位能成爲「民之父母」、「民之攸歸」、「民之攸壻」的國君，要能像父母一般照顧老百姓的生活，要能使人民有所依靠以爲歸宿，使人民生活安定，這樣的君子形象是人民所期待的理想天子典範。

十四、〈大雅·卷阿〉

有卷者阿，飄風自南。豈弟君子，來游來歌，以矢其音。(一章)

伴奭爾游矣，優游爾休矣。豈弟君子，俾爾彌爾性，似先公酋矣。(二章)

爾土宇畷章，亦孔之厚矣。豈弟君子，俾爾彌爾性，百神爾主矣。(三章)

爾受命長矣，第祿爾康矣。豈弟君子，俾爾彌爾性，純嘏爾常矣。(四章)

有馮有翼，有孝有德。以引以翼。豈弟君子，四方為則。(五章)

顛顛卬卬，如圭如璋，令聞令望。豈弟君子，四方為綱。(六章)

鳳凰于飛，翩翩其羽，亦集爰止。藹藹王多吉士，維君子使，媚于天子。

(七章)

鳳凰于飛，翩翩其羽，亦傳于天。藹藹王多吉人，維君子命，媚于庶人。

(八章)

鳳凰鳴矣，于彼高岡。梧桐生矣，于彼朝陽。萋萋萋萋，雝雝喈喈。(九章)

章)

君子之車，既庶且多。君子之馬，既閑且馳。矢詩不多，維以遂歌。(十章)

章)

¹⁶⁶方玉潤：《詩經原始》，頁 1113。

《詩序》：「〈卷阿〉，召康公戒成王也，言求賢用吉士也。」¹⁶⁷屈萬里認為：「此詩蓋頌美來朝之諸侯也。」¹⁶⁸朱守亮則以為：「此臣從王遊，作歌獻於王，以為頌美之詩。」¹⁶⁹屈、朱二人皆認為〈卷阿〉是頌美之詩，然所稱頌美的對象卻有所不同，屈氏以為是來朝之諸侯，而朱氏則認為是君王。余培林則據詩中的內容而駁《序》曰：「考詩中二章曰『豈弟君子，似先公曾矣。』七章曰：『藹藹王多吉士，維君子使，媚于天子。』八章曰：『藹藹王多吉人，維君子命，媚于庶人。』則此君子並非天子，至為顯明，無待多言。故《序》說不可從。」¹⁷⁰此詩乃頌美來朝之諸侯（即『來游來歌』之諸侯），其作者當是來游諸侯之一，觀乎《竹書》所記，或是召康公所作也。」¹⁷⁰是否為召康公所作不可知，作者是否為來游諸侯之一，亦不可知，然觀詩文，當是頌美之詩無誤。高亨《詩經今注》認為：「這首詩疑本是兩首詩。前六章為一篇，篇名〈卷阿〉，是作者為諸侯頌德祝福之詩；後四章為一篇，篇名〈鳳凰〉，是作者因鳳凰出現，因而歌頌群臣擁護周王，有似百鳥朝鳳。前六章所歌頌的君子是諸侯；後四章所歌頌的君子是周王，便是明證。」¹⁷¹但此詩中提到「豈弟君子，四方為綱」，在〈假樂〉詩中也有「受福無疆，四方之綱」之句。而〈假樂〉詩中所謂的君子是指成王，若依此，〈卷阿〉詩中前六章的君子也當指天子¹⁷²，又三章言「豈弟君子，俾爾彌爾性，似先公曾矣」，四章言「豈弟君子，俾爾彌爾性，百神爾主矣」，詩中言能繼續祖先的謀曾，能成為主祭百神之主，都是君子為天子之明證。而詩七章言「藹藹王多吉士，維君子使，媚于天子」，八章言「藹藹王多吉人，維君子命，媚于庶人」，其中之君子當為諸侯。是故〈大雅·卷阿〉一詩，詩共十章，二到六章頌美天子，七、八章則是頌美諸侯矣。

〈大雅·卷阿〉一詩，分十章，首章總起遊卷阿之樂；二章至六章，從各方

¹⁶⁷鄭玄：《毛詩鄭箋》，頁 132。

¹⁶⁸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，頁 501。

¹⁶⁹朱守亮：《詩經評釋》，頁 779。

¹⁷⁰余培林：《詩經正詁》下冊，頁 411。

¹⁷¹高亨：《詩經今注》，頁 418。

¹⁷²何楷亦認為：「篇中如『四方為則』、『四方為綱』，明是贊天子之語，豈能成所敢當，且通篇惟贊美賢臣亦非賡歌王前之體。」（語見何楷：《詩經世本古義》，496-497 頁。）

面讚美君子（天子）美好的品德；七章、八章，讚頌君子（諸侯）之臣子人才濟濟；九章、十章描述在遊宴歡樂的氛圍下，車馬眾多，羣賢陳詩，營造了周王朝大團結的氣氛，也暗示統治者能繼續鞏固政權、維持政權。詩中雖分讚天子與來朝諸侯，但卻能首尾呼應，合成一氣。

是以，〈大雅·卷阿〉一詩，一開始即對周王和羣臣遊樂之地作環境描寫，在曲折蜿蜒的岡陵，吹來一陣迅猛狂暴的旋風，這時周王正和群臣們輕輕鬆鬆地出遊，臣子們陳詩獻歌，呈現一片和諧融洽又歡樂的氣氛。周王從容悠閑、輕鬆自在地出遊¹⁷³，群臣們希望周王能長命百歲¹⁷⁴，因為周王能繼承祖先之謀猷。¹⁷⁵他使周王朝的國土擴大¹⁷⁶，物產更富饒，所以這樣一位和樂的君子，可以長命百歲。當他主祭時，神明都願意受饗¹⁷⁷，表示他能得到神明的降福。周王能夠承受天命，享受福祿康寧，這樣一位和樂的君子，可以長命百歲，常享大福。周王的言行舉止可以被天下奉為準則，是因為他有守孝道、有美德的賢士們來輔佐。¹⁷⁸周王所表現出來是種溫和的態度，及高昂的志氣¹⁷⁹，有像玉般純潔的美德，人們所聽到有關他的傳聞都是好的，看到他的舉止都認為他具有威儀。所以，他有很好的聲望，及威望。這樣一位和樂的君子，他的言行舉止當然可以被天下人奉為典範。所以，詩中周王的形象是個能承先祖，受天命，有溫和的態度，高昂的志氣，有聲望，有威望的和樂君子。

¹⁷³ 「伴奭爾游矣，優游爾休矣」，屈萬里：「『伴奭』，當與〈周頌·訪落〉之『判渙』同義，蓋閑適之意。」「『優游』，閑暇自得也。」（語見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，頁 501-502。）

¹⁷⁴ 「俾爾彌爾性」，余培林：「王國維〈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〉：『彌性，即彌生，猶言永命也。』《詩經詮釋》：『此祝其長壽也。』按彌，久也。性，生也。彌性，即長生、久生之意。」（語見余培林：《詩經正詁》下冊，頁 407。）

¹⁷⁵ 「似先公曾矣」，余培林：「似，《傳》：『嗣也。』曾，《詩經今注》：『曾，讀為猷，謀也。』句言爾繼續爾先公之謀猷也。」（語見余培林：《詩經正詁》下冊，頁 408。）

¹⁷⁶ 「爾土宇畷章」，余培林：「宇之本義為屋邊，引申國之邊境亦曰宇。土宇，陳奐《傳疏》：『猶言封畿也。』即國之疆土也。畷，《傳》：『大也。』章，蘇轍《詩集傳》：『著也。』句言爾之國土廣大而彰顯。」（語見余培林：《詩經正詁》下冊，頁 408。）

¹⁷⁷ 「百神爾主矣」，陳奐：「《孟子·萬章》云：『使之主祭，而百神饗之。』所謂百神爾主也。」（語見陳奐：《詩毛氏傳疏》，頁 734。）

¹⁷⁸ 「以引以翼」，余培林：「言有德之賢者在前導之，或在旁輔之也。」（語見余培林：《詩經正詁》下冊，頁 409。）

¹⁷⁹ 「顛顛卬卬」，屈萬里：「顛顛，溫和貌。卬卬，志氣高朗貌。」（語見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，頁 502。）

而來朝的諸侯形象又爲何?以「鳳凰于飛，翩翩其羽」來起興，描繪羣賢畢聚，人才薈萃的熱鬧情景¹⁸⁰，稱頌諸侯們既能忠君，又能愛民；有了他們的得力輔佐，再加上大家和諧，上下一心¹⁸¹，才能使周王朝政權更加鞏固。最後則以君子車馬之多，來讚美君子威儀之盛。詩中大量使用了「翩翩」、「藹藹」、「莘莘」、「萋萋」、「雝雝」、「喈喈」等疊字，不僅使音節有節奏感，而且這些詞語或擬聲，或摹態，都能營造遊宴歡樂熱鬧氣氛，達到相當傳神的效果。所以，此詩中的諸侯們則是個個忠君愛民，上下和諧，威儀顯赫的君子形象。

綜上所述：《詩經》一書中，「君子」一詞，出現於 61 首詩篇中，共 180 次。「君子」在〈衛風·淇奧〉、〈秦風·小戎〉、〈秦風·終南〉、〈曹風·鳴鳩〉、〈小雅·南山有臺〉、〈小雅·蓼蕭〉、〈小雅·瞻彼洛矣〉、〈小雅·裳裳者華〉、〈小雅·桑扈〉、〈小雅·采芣〉、〈大雅·旱麓〉、〈大雅·假樂〉、〈大雅·洞酌〉、〈大雅·卷阿〉等十四篇中，最具形象，其所呈現的皆是有德的君子形象，而君子之德的表現方式，詩人或以「有匪君子」、「淑人君子」、「豈弟君子」、「假樂君子」稱之，或以「樂只君子」、「君子樂胥」、「君子萬年」頌美之，或從君子服飾車馬之盛以稱其德，或從君子之善治國、能用人、能安邦來著筆，綜而言之，其塑造有德君子的方式，茲歸納如下：

(一) 頌美君子的形容詞

詩中常使用「有匪」、「淑人」、「豈弟」、「假樂」等與「君子」一詞連用的形容詞來讚美君子是個有文采、和樂的、有美德的君子，並反覆歌頌之。61 首提及君子的詩中，「假樂君子」一詞，出現 1 次（見於〈大雅·假樂〉）；「有匪君子」出現 5 次（見於〈衛風·淇奧〉）；「淑人君子」出現 7 次（分見於〈曹風·鳴鳩〉及〈小雅·鼓鐘〉）；「豈弟君子」出現次數最多，共 16 次（分見於〈小雅·湛露〉、〈小雅·青蠅〉、〈大雅·旱麓〉、〈大雅·洞酌〉、〈大雅·卷阿〉）。除了「有匪君子」出現於〈國風〉之外，其他皆見於大、小〈雅〉。而「豈弟君子」出現次數

¹⁸⁰余培林：「七八章言鳳凰集止，象徵朝中人才薈萃，上媚天子，下媚庶人。」（語見余培林：《詩經正詁》下冊，頁 411。）

¹⁸¹余培林：「九章言鳳凰鳴，梧桐生，以象徵群臣和諧，上下一體。」（語見余培林：《詩經正詁》下冊，頁 411。）

最多，顯見周代貴族十分重視由內而發的和樂氣質。

（二）頌美君子的常用語

詩中頌美君子的常用語有「樂只君子」、「君子樂胥」、「君子萬年」等，61首提及「君子」一詞的詩句中，「樂只君子」一詞，出現19次，（分見於〈周南·樛木〉、〈小雅·南山有臺〉、〈小雅·采菽〉）；「君子樂胥」一詞，出現2次，（見於〈小雅·桑扈〉）；「君子萬年」出現10次，（分見於〈小雅·瞻彼洛矣〉、〈小雅·鴛鴦〉、〈大雅·既醉〉）。這種稱頌有德的君子能夠長壽萬年的目的，從統治者的立場，當然希望能長久鞏固政權，持續執政；而站在被統治者的立場卻只有一個單純的目的：即是希望能夠擁有好的國君，因為有好的國君，才能有好的生活，能由好的國君一直統治，人民才能永享安居樂業，這就是老百姓最簡單又平凡，卻也是最重要的願望。所以，人民願意發自內心稱頌有德的君子能夠長壽萬年。當然不可否認的，「君子萬年」一語，也包含著周貴族團體政治利益的關係，所以有著濃濃的政治意涵在其中。

（三）君子能適才適用

能夠安居樂業是人民最大的幸福，也是人民對君子最重要的期待。而一位國君之所以能成為賢君，除了個人的進德修業之外，最重要的是他是個能用人、善治國並能做到保家邦的好君主。是以在能用人方面詩中多有描繪，例如：〈南山有臺〉一詩中，以「南山有……，北山有……」起興，因臺萊桑楊等各有其用，以此象徵邦國人才濟濟，又能適才適用；〈小雅·裳裳者華〉則以「左之左之，君子宜之。右之右之，君子有之。維其有之，是以似之」，來說明君子因為有好的輔佐者，所以能幫助君子嗣續祖先的大業；〈小雅·采菽〉中的君子所率領的是「平平左右」，臣子們個個非常明慧；〈大雅·旱麓〉中則以「鳶飛戾天，魚躍于淵。豈弟君子，遐不作人」，來比喻說明君子善於培養人才、造就人才，也因為他善於用人，所以，能使各種人才發揮所長，就像「鳶飛戾天，魚躍于淵」一樣，各具所長；〈大雅·假樂〉中的君子則是「無怨無惡，率由群匹。受福無疆，四方之綱」，因為他能用賢尊賢，聽從民意，故能成為人民的典範；〈大雅·卷阿〉

中的君子則是「有馮有翼，有孝有德。以引以翼。豈弟君子，四方爲則」，周王有守孝道、有美德的賢士們來輔佐他，也因為周圍都是這樣的賢士，在長期耳濡目染之下，周王的言行舉止自然可以被天下人奉爲準則。綜而言之，千里馬常有，而伯樂不常有，而能有識千里馬的伯樂，不僅是千里馬之福，更是人民之福，所以詩人讚美君子有此能識人、能用人之美德。

（四）君子服飾的描繪

詩中常以服飾的描繪來襯托君子之德，例如：〈衛風·淇奧〉中的「有匪君子，充耳琇瑩，會弁如星」；〈秦風·終南〉中的君子是「錦衣狐裘」，「黻衣繡裳，佩玉將將」；〈曹風·鳴鳩〉中的「淑人君子，其帶伊絲。其帶伊絲，其弁伊騏」；〈小雅·瞻彼洛矣〉中的君子是「韎韐有奭」；〈小雅·采芣〉中的君子則是「玄袞及黼」「赤芾在股，邪幅在下」。在周代，服飾除了是階級的象徵，最重要的是品德的展現，一個有品德的君子能夠德服相稱，才能顯現其威儀。當時人所說的威儀，既包括他們的莊敬的儀容，又包括裝飾、表現他們的社會等級地位的服飾、儀仗等物。¹⁸²《左傳》桓公二年曾記魯大夫臧哀伯諫其君的一段話可爲之證，他說：

**君人者，將昭德塞違，以臨照百官，猶懼或失之，故昭令德以示子孫，……，
袞冕黻珽，帶裳幅舄，衡紕紘紼，昭其度也。藻率鞞鞶，鞶屬游纓，昭其
數也。火龍黼黻，昭其文也。五色比象，昭其物也。錫鸞和鈴，昭其聲也。
三辰旂旗，昭其明也。¹⁸³**

臧哀伯把裝點貴族威儀的服飾、車飾、圖文、旌旗，區分爲幾大類別，認爲它們有「昭其度」，「昭其數」，「昭其文」，「昭其物」，「昭其聲」，「昭其明」的作用，可見詩中常以服飾的描繪來襯托君子之德，目的即是藉由德服相稱，顯現其威儀，而使百官懼之，不敢破壞紀律。

¹⁸²許志剛：《詩經勝境及其文化品格》，（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3年12月），頁33。

¹⁸³左丘明著/杜預集解/竹添光鴻會箋：《左傳會箋》，頁140-146。

（五）君子車馬的描繪

詩中常以車馬的描繪來襯托其德，例如：〈秦風·小戎〉中的「小戎儻收，五檠梁輈，游環脅驅，陰鞞塗續，文茵暢轂，駕我騏驎」，「四牡孔阜，六轡在手。騏驎是中，騶驪是驂。龍盾之合，塗以輻輳」；〈小雅·蓼蕭〉中的「儻革忡忡，和鸞離離」；〈小雅·裳裳者華〉描寫君子「乘其四駱；乘其四駱，六轡沃若」；〈小雅·采芣〉中的君子則是「路車乘馬」，「鸞聲嘒嘒，載驂載駟」。以上所舉皆是以車馬之盛來襯托其德之美。而以馬行時，轡頭上的裝飾及車上之鈴聲鏘鏘作響，則用來顯示其威儀有節。

（六）君子的言談、舉止

詩人不僅能從服飾車馬大處著筆，對於言談舉止小地方的描繪也相當重視。例如：〈衛風·淇奧〉中的君子是「善戲謔兮，不為虐兮」，是個幽默風趣，得體但不過分，分寸拿捏得很好的君子；〈小雅·蓼蕭〉中的君子則是「燕笑語兮，是以有譽處兮」，言談之間，流露出落落大方，和藹可親的樣子，和他相處非常自在舒暢；〈大雅·假樂〉中則是「威儀抑抑，德音秩秩」，是個有威儀，言語有序的君子。由上可知：《詩經》中，藉由言談的描繪，也是呈現君子之德的方式。

（七）君子的氣質、儀態、涵養

除了服飾、車馬、言談舉止，這些外在有形的描繪之外，詩人也重視君子內在修為而呈現出來的氣質，例如：〈衛風·淇奧〉中的君子是「瑟兮僴兮，赫兮咺兮」，他的顏色矜莊，有威嚴，明德外現；〈小雅·蓼蕭〉、〈小雅·裳裳者華〉則是從見君子之人的角度，來呈現君子給人的感受，詩曰：「既見君子，我心寫兮」，「既見君子，孔燕豈弟」（〈小雅·蓼蕭〉），「我覲之子，我心寫兮；我心寫兮，是以有譽處兮」（〈小雅·裳裳者華〉），顯見與君子相處非常自在舒暢，而能與君子這麼愉快的相處，主要是因為君子所表現的是種快樂又和易的心情及儀態，此亦即所謂「望之儼然，即之也溫」的君子之德；而〈小雅·桑扈〉的「不戢不難」、「彼交匪敖」是呈現君子和順、敬謹，不倨傲的態度；〈小雅·采芣〉「彼交匪紆」則是強調不驕傲怠慢的態度。以上所描繪由內在修為而呈現出來的

氣質、儀態、涵養，一言以蔽之，這種氣質、儀態、涵養就是周人所謂「致中和」的觀念。

（八）敬天的思想

在周人觀念中的「天」，是有思想、有意識、有情感的天，君王的所作所爲若合禮儀、合法度，則上天會給予福祿，使之永享萬年，反之，則會遭天譴，上天就會降災於其身，所以，周人非常敬天，因爲君權是神受的。而在君子詩篇中也充分表達這種敬天的思想：例如：〈小雅·桑扈〉中的君子是「受天之祜」的，因爲他有文采，態度和順、敬謹又不倨傲，所以能受上天所賜予之福，能得到上天的庇祐，自然也就成爲全國人民的屏障；〈大雅·旱麓〉的「清酒既載，騂牡既備。以享以祀，以介景福」，「瑟彼柞棫，民所燎矣。豈弟君子，神所勞矣」，則由祭祀之誠來表達敬天；〈大雅·假樂〉的君子是「宜民宜人，受祿于天。保右命之，自天申之」，以此說明昭明有美德的國君，能使人民安居，能夠治理好人民，所以能獲得上天給予的福祿，受到天的保佑並承受上天之命，受到上天的反覆眷顧；〈大雅·卷阿〉則是「俾爾彌爾性，百神爾主矣」，當主祭時，神明都願意受饗，顯見君子的所作所爲，神明感到滿意。所以君子這種敬天的表現，或以日常修爲、態度表之或以祭祀形式呈現，綜而言之，其敬天行爲，也是君子的美德之一，因爲能敬天，天不怒，不降災，便能使國家長治久安，故詩人樂稱頌之。

（九）法祖的表現

在〈小雅·裳裳者華〉的「左之左之，君子宜之。右之右之，君子有之。維其有之，是以似之」，其法祖表現在有良好的輔佐賢士；〈大雅·旱麓〉：「莫莫葛藟，施于條枚」，則以其祭祀之誠，故能依緣祖業而庇其根本，來說明其法祖；〈大雅·假樂〉：「宜君宜王。不愆不忘，率由舊章」，君子能遵祖訓，不犯錯，而被詩人大肆讚美；〈大雅·卷阿〉則是「豈弟君子，俾爾彌爾性，似先公曾矣」，君子因爲能繼承祖先之謀曾，所以，也被詩人大肆讚美，希望他能長命百歲。可見法祖是周人很重視的，也是君子重要的美德之一。

（十）君子執禮，以為天下法

周代對於禮制十分重視，國家在禮的軌道上來運作，所以上從天子、諸侯、公卿大夫等貴族，凡事都必須以禮為依歸，強調在上位者更要守禮，才可作為人民的典範，如此方能上行下效，使國家長治久安。許志剛在《詩經勝境及其文化品格》一書中也提到：

周代的禮是當時的統治階級的階級利益的集中體現。為了保證禮的思想與禮制的實施，它要求貴族率先執禮，以為天下的榜樣。而要這樣，就必須首先使貴族自己成為在思想上和行動上體現出禮的規定的人，也就是成為體現了當時的「人格美」的理想的人。因此，周代貴族所崇尚的「人格美」具有鮮明的時代的、階級的特徵。¹⁸⁴

所以，一個合禮、合法度的君子，詩人會再三讚美之他是「四方之綱」（〈大雅·假樂〉），「四方為綱」（〈大雅·卷阿〉）。君子位雖尊，卻不以勢威人，而是以德化人。因此，在對君子的讚美中，既表現出周代的聖君理想，也表現出他們的王化理想。周代貴族津津樂道的「修德以來遠人」的理想，正是這裡所表現的內德外化思想的進一步擴展。¹⁸⁵

綜上所述：考察《詩經》中的君子形象，所呈現的不僅是內在有美德，外在有威儀，更是個懂得敬天法祖，善用賢能的優秀領導者，所以，詩人樂稱頌之。

¹⁸⁴許志剛：《詩經勝境及其文化品格》，頁 32。

¹⁸⁵許志剛：《詩經勝境及其文化品格》，頁 42。

